



联合国 大会



PROVISIONAL

A/42/PV.101

3 March 1988

CHINESE

大会

第四十二届会议

第一〇一次会议临时逐字记录

1988年2月29日星期一，下午3点

在纽约总部举行

主席：弗洛林先生（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嗣后：德塞格德先生（副主席）（荷兰）

一 东道国关系委员会的报告：秘书长的报告（A/42/915和Add.1）

〔136〕（续）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原文和其他语言发言的译文。定本将刊印在大会正式记录。

更正应只对发言的原文提出。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由有关的代表团成员一人署名，于一个星期内送交会议事务部正式记录编辑科科长（联合国广场2号DC2-750室）。

88-64031/A

下午3点10分开会。

议程项目 136 (续前)

东道国关系委员会的报告 (A/42/915 和 Add.1)

主席：在请第一位发言者发言之前，我要提醒各位代表，根据今天上午的全体会议所做的决定，有关这一项目的辩论的发言者名单将于今天下午5点截止登记。因此，我请希望参加辩论的代表尽早在名单上登记。

格扎尔先生(突尼斯)：联合国大会在其第四十二届常会的范畴内举行今天的会议，恢复审议有关东道国关系委员会的报告的项目136。这次会议是根据大会1987年12月17日的第42/210B号决议，以及应联合国好些会员国的要求召开的。

我国代表团希望，大会通过主席先生的英明领导、才干和效率，将取得我们大家所希望的成果。我们极为遗憾地看到大会由于东道国美国采取的严重措施导致关闭巴解组织在纽约的驻联合国观察员代表团常驻办事处而不得不恢复本届会议。

我们知道，这项措施如果贯彻的话将产生不利影响、这种影响不仅仅局限于限制巴解组织在纽约的办事处的活动，而且也将影响整个联合国，从而威胁了联合国的不可侵犯性和联合国成员及观察员的不可侵犯性，损害了联合国在为和平、国际安全、各国人民间的合作与谅解服务的国际使命，违反了国际法，因而违反并破坏了会员国尊重《联合国宪章》的义务。

《联合国宪章》第一条中联合国的主要目标之一是在尊重平等权利和自决权原则的基础上发展各国间的友好关系。出于其对这些目标的信念，整个民族解放运动来到联合国表达它所代表的人民的愿望、人民对解放与自决的渴望，从而表明解放运动宁愿选择和平解决方法，并决心在正义与团结的基础上参加国际社会。

如果说这些运动争取独立的斗争在联合国得到支持的话，他们还被邀请来参加联合国组织的工作，这极大地有助于消除殖民主义，促进人民自决、基本人权、自由与尊严权利的概念，进一步加强了和平、安全与各国人民相互合作的前景。在这方面，大会在审议巴勒斯坦问题议程项目的过程中，承认这一问题是整个人民被剥夺了拥有家园、自由、尊严与特征合法权利的问题。大会承认，该问题实质上是由于巴勒斯坦人民被剥夺了他们不可剥夺的权利而造成的。大会并不仅仅满足于把巴勒斯坦问题纯粹作为一个殖民主义的问题来审议。大会还承认，巴勒斯坦人民是这场冲突中的主要有关方面，肯定了他们为实现自决而进行斗争的权利。

鉴于上述考虑，1974年11月21日，大会第二十九届会议通过第3237(XXIX)号决议，邀请巴勒斯坦人民的合法代表——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巴解)以观察员的身份参加联合国大会，并参加由联合国或联合国体系中其它组织所主持的一切国际组织的活动。

大会一直肯定巴解组织的合法性。在第三十届会议上，大会通过3375(XXX)号决议，邀请巴解以同其他所有有关各方平等的地位参加联合国主持下召开的有关中东问题的一切努力、工作与会议。该邀请是向巴解发出的。大会最近又在第42/209号决议中重申了这一邀请，要求召开一次国际和平会议，由阿以冲突有关各方参加，包括巴解组织——巴勒斯坦人民唯一的合法的代表。

巴解组织常驻观察员办事处根据上述大会决议进行了30年的正当政治活动，完全尊重其对联合国的一切义务及东道国的一切法律和决定，包括限制该观察团成员活动和去向的特殊决定。然而，在此地纽约的巴解常驻观察员办事处今天却受到了“外国关系授权法”1988—1989为期两年的制裁。这些措施性质非常严重，构成了对国际权利与惯例的违背。该项法案第X条款中包括了1987年的反对恐怖主义法案，该法案对巴解组织作了某些禁止的规定，禁止“在美国管辖的区域内建立或维持由巴解组织或该组织的任何下属团体授意、指导或提供资金的办事处、总部、房屋或其它设施或机构。”

考虑到该项措施将会导致关闭在纽约的巴解常驻联合国观察团，秘书长在1987年10月22日指出，根据大会第二十九届会议所通过的第3237(XXIX)号决议，巴解常驻观察团的成员是联合国请来的客人，作为联合国所邀请的客人，他们属于1947年6月26日的《总部协定》第11、12、13部分所规定的范畴。

因此，东道国有义务允许巴解常驻观察团的官员进入并留在美国，以便他们在联合国总部行使他们的正式职责。主席先生，你本人也在1987年11月5日指出，大会第3237(XXIX)号决议以及由美国和巴解组织在1947年所达成的《总部协定》中的有关段落构成了根据国际法应该而且必须尊重的义务。

此外，大会第42/210 B号决议重申，巴解常驻观察团属于《总部协定》规定的范畴，必须授权建立必要的设施，允许它行使其职责，必须授权该使团的成员进入并留在美国，以便履行他们的正式职责。决议还要求东道国遵守根据《总部协定》所承担的条约义务，在这一问题上不要采取任何阻碍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常驻联合国观察团行使其员方职责的行动。

我们都知道，大会于1987年12月17日以145票赞成、1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该决议——以色列是唯一投票反对的。

鉴于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在国会通过1988和1989财政年度对外关系授权法，包括其中的第X条之后所表明的美立场和所作出的声明，该法案的结果有可能是关闭巴解组织在纽约的常驻观察员代表团。这将是违反其政府根据《总部协定》所承担的国际义务的。

我们曾希望东道国不会放弃其国际义务，而会充分地尊重它对巴解组织和联合国的承诺，特别是它一向积极提倡发挥联合国的先锋作用，并履行其根据《总部协定》和联合国有关决议所承担的义务。但是，该法案按照东道国的宪法程序通过之后就成为了法律。鉴于无法期待东真国作出积极的反映，虽然秘书长作出了许多努力，要根据《总部协定》第21节的规定即寻求一项法律补救办法——根据第42/

210B号决议向大会提出的各项报告已经表明了这一点——但是事实已经很清楚，东道国政府准备执行这项法律。

毫无疑问，让联合国享有不可侵犯权利的目的就是为了让联合国能够独立，并且能够在不受限制的情况下进行自己的工作。根据《总部协定》，东道国不得把其国内法的任何规定强加予联合国、联合国会员国或观察员。东道国通过的要关闭巴解组织常驻观察员代表团办事处的法律违反了《总部协定》的规定，因为这样做迫使联合国、联合国会员国和观察员接受某些限制，甚至破坏它们活动、独立和自由的条件。这项法律一旦被接受，就会成为国际关系以及《总部协定》的双方之间关系的一个产生严重后果的先例。这样做将对国际法的不可侵犯性产生严重的影响。

常驻联合国的各国代表团并不是派驻东道国的；这种情况不同于派驻各国政府的外交或领事代表机构的情况。因此，东道国没有权利拒绝让常驻代表团享有作为国际组织成员或观察员的权利。

世界各国人民一直注视着巴勒斯坦人民正在进行的英勇起义，他们反对压迫，表明自己的人的尊严和特征，并战胜压迫的势力。全世界在电视屏幕上都看到了这种情况。全世界渴望和平与公正的解决阿伊冲突，以保证巴勒斯坦人民享有其神圣的、不可剥夺的自决权利，以及在已经受到侵犯的土地上建立一个独立国家的权利。联合国及其秘书长正在作出一致的努力，以便在联合国的主持下，召开一次冲突各方，包括巴勒斯坦解放组织都能够平等参加，而且安全理事会的常任理事国也能够参加的中东问题国际和平会议。我们期待着欢迎巴勒斯坦人民的代表作为联合国的正式会员。全世界期待着联合国以及联合国系统的各组织能够再次发挥自己的作用，以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并且在各国人民的权利、法律、公正和团结的基础上建设未来。

但是，现在东道国通过的法律打击了所有这些愿望，并且破坏了东道国

目前在中东进行的和平努力的可靠性。东道国通过的法律一旦执行，就会对联合国产生非常严重的后果；其影响是不可想象的。

东道国的一位高级官员宣称这样做可以限制恐怖主义，但是这样做根本限制不了恐怖主义。巴解组织从来就没有在这个国家里干出什么恐怖主义行径；实际上巴解组织一再谴责所有恐怖主义行径，不管是什么样的恐怖主义行径，不管是谁干的。那些指责巴勒斯坦人民及其代表进行恐怖主义活动的人如果真的要消除恐怖主义祸害，那么他们就应当指责那些在被占领领土上不断对孤独无援的手无寸铁的巴勒斯坦人进行恐怖主义罪恶活动的人；那些人把恐怖主义作为公开的官方政策和措施，这是我们每天在电视屏幕上所看到的情况。这种恐怖主义活动的目标是被占领土上的难民营、私人住宅和医院，受害的包括年青人、妇女和儿童。

这种恐怖主义影响到侨居外国的巴勒斯坦人和阿拉伯人，尽管他们远在千里之外。突尼斯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以色列空军部队1985年10月1日进行的侵略，这场侵略夺去了许多无辜和无援受害者的生命。我们同意秘书长关于联合国与东道国之间有关《关于总部的协定》的适用性问题上存在的法律争端的立场。我们同样赞成东道国一些高级官员所说的话，他们说，他们认为，适用对外关系授权法案的第十节——它将导致关闭纽约的巴解常驻联合国观察员办事处——违反了该国根据《总部协定》所承担的义务。我们同样赞成国际社会的观点，即联合国是被压迫人民希望的表现，是全人类生活在一个法治、安全和合作世界上的希望。

我们必须不遗余力地维护联合国的不可侵犯性，以确保它的独立以及它各项活动的独立，维护它的所有权利。突尼斯代表团呼吁东道国——突尼斯与东道国保持着坚强的友好合作关系，并且知道鉴于东道国作为一个超级大国和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所负有的国际责任，东道国高度重视民主和国际法的宪法价值——能够审议1988年和1989年的对外关系权法案第十节，以恢复联合国的不可侵犯性，使它不受任何外来压力。

我们希望，东道国能够对秘书长的立场作出积极反应；秘书长对有关《总部协定》第二十一节的适用性和国际法院的请求采取了立场，要求国际法院就关闭纽约巴解常驻联合国观察员代表团办事处的问题提出咨询意见，以维护联合国的不可侵犯性和国际法的尊严。如果我们衷心希望维护人权和人民权利的话，我们就必须进行一切努力确保巴勒斯坦人民获得正义，确保他们摆脱占领和殖民主义，确保在中东建立公正和永久和平。

希哈比先生（沙特阿拉伯）：主席先生，当我们今天聚集在这里，讨论涉及联合国这个全球机构的一个严重问题时，我们十分高兴地看到你再次以我们在常会上见识过的智慧和能力主持大会的工作。 当一个东道国决定，它有权利通过单方面的决定违反强制性的《总部协定》时，问题就十分严重。同样，当东道国不对秘书长的呼吁作出反应——我们赞扬秘书长维护国际社会基础的明智和坚定的立场，当它不对秘书长呼吁遵行《协定》第二十一节规定的仲裁程序时，问题十分严重。正是由于这种对历史性国际文件的双重违反，我们今天才聚集在这里讨论如何制止这种违约行为，遏制其对国际组织与东道国之间关系所产生的目前的影响和长远的后果，并设法恢复对本组织国际合法性的尊重，并保护其国际尊严。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要向美国发出呼吁：这一超级大国是最早根据自己的原则和理想酝酿建立和发展本国际组织的国家之一，是主要创造一种理想、一种象征、一种《宪章》和一个执行机构的国家之一，并在本组织的各个不同发展阶段发挥了明显的作用，使得拥有国际合法性的主权成为一个神圣的法典，有如国家主权是神圣的法典。 我们呼吁美国忠于自己在这一方面一贯说的话，抛弃任何短见的考虑；这种考虑是以一条崇高的原则和基本规则为代价的，而美国自己正是在国际舞台上促进建立这些原则和规则的领导人。

为什么矛头特别指向巴解代表团？东道国在联合国内有许多朋友，也有其他国家不是它的朋友。 为什么要将巴解组织排除在它们之外呢？巴解组织是巴勒斯坦阿拉伯人民的合法和唯一的代表，是他们的发言人，代表着联合国过去四十年来一直讨论的一项伟大的事业。 为什么要将巴勒斯坦的呼声排除在他们之外呢？

我们知道，在坐的各位代表都知道，万能的上帝更加知道，这只不过是犹太复国主义进行的一次卑劣的进攻，以色列当局自以为可以以此来削弱它的敌人和本国际组织，实际上确削弱了它的朋友和赞助者；本组织亲眼目睹了以色列的非法诞生，并将它至于一个错误的地方。

每一个阿拉伯人、每一个穆斯林和这一大会上每一位支持正义和权利的人都在联合国内代表着巴勒斯坦的呼声。犹太复国主义认为，它们这样作就可以扼杀巴勒斯坦在国际组织内的呼声。它们曾经忽视和否认巴勒斯坦人民事业的每一个因素，现在还是这样做。

如果他们想象他们正在战胜巴勒斯坦人，那末他们根本就不知道战场实际上在那里。今天，战场在烈士的土地上，在巴勒斯坦本土的心脏。或者他们是不是认为，通过这样做，他们正在战胜东道国，使东道国为他们做出这种违反协定的事情，所有在座的有知识和负有同情心的人都承认这种作法是非法的。也许他们是这样想的，也许他们在这方面成功了。

今天，自由和自豪的巴勒斯坦和正在反抗压迫和暴虐的巴勒斯坦人的吼声响彻在巴勒斯坦土地的上空。他们的呼声回响在耶路撒冷和希布伦的伊斯兰寺院的尖塔、纳萨雷特的钟塔和纳布卢斯、萨法德山和戈兰高地。他们的呼声在阿克里墙、雅法海滩、加沙草地和约旦河谷回响。巴勒斯坦土地上的占领军和定居者听到了这种呼声。愤怒的呼声粉碎了他们的黄粱美梦，休想变成这个国家的主人和地主并在这个国家除掉自己的主人和拥有者。

犹太复国主义今天听到的巴勒斯坦的吼声正在动摇犹太复国主义的基础并粉碎它的美梦。犹太复国主义正在联合国与这种声音进行战斗，并企图通过阻挠其代表获得在联合国组织中的席位来压制这种声音。在任何情况下，尽管犹太复国主义采取恐怖主义和种族主义的作法并且犯下种族灭绝的罪行，它都不能压制巴勒斯坦的这种声音。巴勒斯坦人民将在人民的坚固的土地上、在其先辈的土地上打

败犹太复国主义。巴勒斯坦人民将使犹太复国主义专制统治归于失败，载入罪恶史中的可耻的篇章。

这就是犹太复国主义，它戴着丝绒手套坐在大会的成员当中，与此同时，它的罪犯正企图活埋人和打断居住在自己土地上的儿童的骨头。犹太复国主义认为，这样做它就可以压制巴勒斯坦土地上的声音；犹太复国主义认为，这样做它就可以压制巴勒斯坦在联合国的声音。

但是，巴勒斯坦的声音将从这个讲坛讲起，并回荡在巴勒斯坦土地上空，从根本上动摇压迫的支柱。犹太复国主义在所有战线向巴勒斯坦人宣战，这些战线之一就是企图不准巴勒斯坦人登上这个伟大的讲坛。犹太复国主义将在所有战线上被打败，包括在这个伟大的讲坛上。正义将总是站上风，犹太复国主义将被巴勒斯坦人民的决心所打败，它的欺骗行为和目的将在在座的所有人面前被揭穿和揭露。

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将留在联合国，直到它成为代表巴勒斯坦国家的正式成员，上帝保佑，这一天离我们不太远了。以色列这个今天问题的煽动者知道并抵制这个事实。以色列还进行间谍活动，偷盗安全文件和贪污它的朋友和纳税人的钱。

我们深信，重大的责任感将使东道国富有思想、负责任和有见识的人士重新估价局势。确实，他们的前几代人根据这些原则阐明了后代人引以自豪的理想。让东道国在国际和地方的范围内履行自己的义务并做自己要求别人所做的事情，我们希望，一项具有国际法院影响的裁决将足以正确地反映问题，并揭露继续走这种不稳定的道路——不尊重条约和义务——的危险性，这样我们才有可能使大家遵守《有关总部的协定》。

请允许我向在座的申张正义者表示感谢和赞赏。请允许我在这里向在那里的意志坚定的人民和圣战者，向正在赤手空拳地对抗压迫、侵略和犹太复国主义懦夫的武器并正在以坚定的信念打败这些懦夫的人表示问候，我相信，这种问候将在巴勒斯坦的家家户户回荡。我们在这个讲坛上表示问候，并祈祷上帝将最终引导它的圣战者走向胜利。

我们以沙特阿拉伯王国的名义请大会维护国际合法性，我们要求所有在座的成员支持和保护联合国组织免遭犹太复国主义的暗算。我们诚挚地希望，无论犹太复国主义搞什么阴谋诡计，东道国对联合国组织的效能的关心将扫清我们道路上的一切障碍。

萨雷先生（塞内加尔）：我们在上个星期悲痛地获悉在摩洛哥的精神首都菲斯发生暴雨后山崩而造成数人死亡的消息。我国代表团借此机会向摩洛哥代表团表示哀悼。

我十分荣幸地代表塞内加尔并以非洲国家集团主席和巴勒斯坦人民行使不可剥夺权利委员会主席的身份在大会的这次复会上讲话。我们希望，这次复会将是心平气和、富有成效的、并将抱着应有的责任感处理摆在大会面前的重要问题——关闭纽约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代表团。

我首先要说，我们高度评价秘书长所做的努力，载于文件A/42/915和ADD.1的秘书长报告中描述了他所做的这些努力。

1987年12月17日大会以145票赞成、1票反对的压倒多数通过第42/210B号决议时要求东道国遵守《联合国总部协定》规定的条约义务，并且不得在这方面采取任何可能阻碍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巴解组织）常驻联合国观察员代表团履行公务的行动。

这一几乎是一致赞成该决议的表决表明大会十分关心不遵守《总部协定》的有关规定的行为。联合国的正常运作以及履行《宪章》的任务的能力正处在危险之中。除了目前提出的关闭巴解组织观察员代表团的问题外，还出现了许多关于这一措施对整个组织的前途的影响问题，联合国和东道国之间的关系不仅应当建立在法律协定基础之上，而且也应当建立在各方愿意履行这些协定的基础之上，而且也应当建立在各方遵守协定所载解决争端程序的愿望。

正如秘书长的报告(A/42/915)所指出的那样,东道国违反《总部协定》,通过立法手段已在联合国引起了极大的不安。事实上,仅仅在大会通过第42/210B号决议后的几天,美国总统在1987年12月22日签署并签发了1988年和1989年财政年度对外关系授权法案,该法案的第十条,及1987年反恐怖主义法,禁止巴解组织根据巴解组织的指示或命令或用巴解组织或任何其所属团体或继承团体或这些团体的代理人提供的资金,在美国管辖区内设立或维持办事处,总部房舍或其他设施或产业。

我们十分满意地注意到美国国务院采取的官方立场,即美国有义务允许巴解组织观察员代表团的人员进入并留在美国履行其公务。但是,我们仍然深感不安的是,美国政府不能提供保证使目前对巴解组织观察员代表团的安排不受这一新立法的限制或影响。此外,我们还感到不安的是,东道国仍然不愿意按照秘书长的要求正式执行《总部协定》第二十一节规定的争端解决程序,该程序显然是联合国在这个问题上唯一可用的法律补救办法。按照新法律,巴解组织观察员代表团将于3月21日关闭,至今还有三个星期,然而正如我刚才说过的那样,我们仍然不知道美国政府是否打算执行这一法律,还是准备对遵守《总部协定》中规定的仲裁程序。

我们都知道,巴解组织驻联合国观察员代表团是按照《总部协定》的有关规定,即征得美国政府的同意于13年以前建立的,而且那以来一直十分顺利地履行其公务。在1974年11月22日的第3237(XXIX)号决议中,大会邀请巴解组织以观察员的身份参加大会的会议和工作,以及在大会和其他联合国机构主持下召开的所有国际会议。巴解驻联合国观察员代表团是国际社会意志的结果,国际社会认为巴勒斯坦人民的代表巴解组织参与与中东有关的一切努力,审议以及会议对解决这一问题具有根本的重要意义。因此,美国政府执行我刚才提到的法律将阻碍巴勒斯坦解放组织行使国际社会公认的权利,使它不能参加联合国为寻找全面公正解决巴勒斯坦问题而作出的努力。

去年12月以来发生在被占领的巴勒斯坦领土上的事件使人们清楚地看到以色列20年军事占领造成的悲惨结果，并且表明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迫切、更需要全面永久解决这一问题。绝大多数的会员国都认为，这一解决办法必须建立在承认巴勒斯坦人民的不可剥夺的权利并由他们来行使这一权利的基础之上，必须建立在让他们的合法代表充分参与对其前途的决定的基础之上。

现在应该拿出更大的政治意志，首先是采取和解以及建立信任措施的时候了。除了违反目前的现实以及联合国的决议，任何企图缩小巴解组织对这一进程的参与的行为也都会导致更加紧张的局势，阻碍和平解决中东和巴勒斯坦问题的进程。这样作也不符合美利坚合众国一贯坚持的言论和结社自由以及人民自决权的高尚传统。

我们强烈敦促东道国提供秘书长所要求它作出的保证，维持目前对巴解组织观察员代表团所作的安排，并采取必要行动，推迟它已通过的反对巴解组织的措施。

如果东道国不能很快采取这些行动，那就应当同意执行《总部协定》的第二十一节的具有约束力的仲裁规定，解决联合国和美国在理解或执行《协定》方面出现的争端。同时，我们毫无保留的支持提出的这一建议，及大会要求国际法院提供咨询意见，以确定该立法是否符合作为东道国的联合国条约义务。该意见将指导仲裁法庭作出其最后裁决。在国际法院提出咨询意见之前，东道国应当履行不采取行动执行这一法律义务。

在坐各位多年来曾参加过大会、安全理事会、经济和社会理事会以及联合国的其他机构，包括巴勒斯坦人民行使不可剥夺权利委员会所进行的关于中东和巴勒斯坦问题的辩论，各位先生都很清楚，巴解组织的代表起到了巴勒斯坦人民的合法的和唯一的发言人的不可替代的独特作用。他们的声音必须让大家听到，我们必须保证他们的声音让大家听到。

穆登格先生（津巴布韦）：主席先生，我希望向你表示我国代表团代表不结盟国家运动协调局向你表示感谢，感谢你迅速而又及时地采取行动，再次召开大会第四十二届会议，以便重新审议议程项目136，即与东道国关系委员会的报告。

大家记得，正如去年12月17日大会在其第98次会议上通过的第42/210 B号决议执行部分第4段中所反映的那样，大会决定继续积极审议有关这一项目令人不安的事态发展，这些事态发展很可能严重打击国际法律秩序。随后，大会在12月21日的第99次会议上通过的第42/460号决定中决定，把这一重要项目保留在第四十二届会议的议程上。主席先生，鉴于有关这一问题的目前的事态发展，你关于在今天重新召开第四十二届会议的决定是非常及时的，再次证明了你的智慧和经过考验的外交技巧，以及贵国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享有盛名的对维护国际秩序的法律基础的承诺。

大会已经收到了秘书长根据第42/210 B号决议为他规定的任务提出的报告（A/42/915和Add. 1）。我希望代表不结盟国家运动向秘书长表示敬意，他密切关注了东道国正在考虑的有可能关闭巴勒斯坦解放组织驻联合国常驻观察员代表团的行动。我们深切赞赏他为捍卫1947年的《总部协定》并确保巴解组织常驻观察员代表团不受阻碍的在联合国行使其官方职责所做的不懈努力。

秘书长报告中提出的事实，以及有关审议中议题的无数新闻报导表明，东道国政府无疑极有可能会贯彻谋求宣布巴解组织常驻观察员代表团为非法的法律。我们今天面临的是一个定于1988年3月21日爆炸的定时炸弹。

如果这个定时炸弹在3月21日爆炸的话，被炸掉的不仅是巴解组织观察员代表团。确实，直接的受害者将是巴解组织，但还会有其他伤亡。其中之一将是《总部协定》的地位及其在联合国仍然留在纽约期间保护联合国总部本身的完整性的效率。贯彻东道国立法机构的这项法律将产生关键和令人烦恼的问题，那就是联合国总部在纽约有多安全和《总部协定》在保护不仅是巴解组织，而且是派往联合国的所有代表团时有多少效率。

巴解组织常驻联合国观察员代表团是在13年前根据1974年11月22日通过的大会第3237（XXIX）号决议的基础上建立的。这项决议邀请巴解

组织参加大会会议，并以观察员身份工作，并且也以观察员身份参加联合国其他机构赞助下召开的会议和所有国际会议的工作。 第3237(XXIX)号决议授权秘书长采取必要步骤贯彻允许巴解组织获得观察员身份的决定。 巴解组织观察员代表团是联合国邀请来的，并有这项决议作为基础，因此该代表团得到联合国和东道国美利坚合众国在1947年签署的《总部协定》第4章中的第11、12和13节的保护。

第3237(XXIX)号决议和《总部协定》，以及《联合国宪章》第105条合在一起使东道国政府承担允许巴解组织在纽约维持其派往联合国的办事处的明确的法律义务。 正如今天上午所提到的那样，东道国国务卿乔治·舒尔茨先生本人在1988年1月29日给美国参议院的一封信中承认存在着这种法律义务。

在这封信中，国务卿舒尔茨向美国参议院提出忠告：

“巴解组织观察员代表团在联合国中代表巴解组织。 它根本不是派往美国。 美国已经表明，巴解组织观察员代表团人员只是以《总部协定》含义中联合国邀请者的身份留在美国。 因此，尽管我们有义务允许巴解组织观察员代表团人员进入并留在美国执行他们在联合国总部的官方职责，我们保留拒绝入境或驱逐任何直接介入恐怖主义活动的巴解组织代表个人的权利。”

舒尔茨先生信中所表示的法律意见得到秘书长和联合国法律顾问的赞同，根据东道国关系委员会的报告的第49段中的记载，联合国法律顾问强调国务卿舒尔茨的信件的关键之处就是，美国

“有义务允许巴解组织观察员代表团团员进入和留在美国，以便执行他们在联合国总部的正式职责。”（A/42/26,第49段）

国务卿在他的信中还非常正确的指出，巴解组织观察员代表团不是派往美国政府的，而是派往联合国的。 因此，该观察员代表团在纽约的存在不能由东道国任何实体任意终止。

东道国立法机构目前谋求关闭巴解组织常驻观察员代表团的法律的基础是

“巴解组织及其附属机构是一个恐怖组织。”

巴解组织观察员代表团到目前为止在纽约行使其正式职责已经有13年了。在这13年中，我们没有听说或看见任何表明该代表团参与立法机构所指控的性质的活动的报导。东道国政府也没有向任何人提出表明该观察员代表团参与这种活动的任何证据。在我提到的这封信中，国务卿指出东道国政府有权驱逐任何直接介入恐怖主义活动的巴解组织代表个人。如果有关立法中所提出的指控是用于纽约的巴解组织观察员代表团，东道国当然会对该代表团的犯法人员引用这一权利。但是，自从观察员代表团在这里建立以来，从未发生一件东道国驱逐该代表团工作人员中任何个人的事件。

正如秘书长报告中所清楚的指出的那样，这个问题是是否遵守国际法的问题。第7段中指出：

“《总部协定》是一项有约束力的国际文件，秘书长和大会认为，有关立法违反了美国根据这一国际文件承担的义务。”

这一对《宪章》和《总部协定》的粗暴违反严重破坏了国际法的首要原则——条约必须遵守。对法律的尊重是一个理性的国际环境继续存在的必要条件。没有这一点，我们今天所拥有的相对秩序将会消失。

东道国准备对巴解使团所采取的行动必将为在联合国的各个观察团的地位和命运建立一个危险的先例。观察团在此的工作对加强联合国作为合作解决国际问题的论坛的效率有极大的帮助。巴解组织的使团在这方面所做出的贡献也是毫不逊色的。

国际社会清楚地认识到，联合国必须义不容辞地帮助巴勒斯坦人民实现他们不可剥夺的权利。我们同样清楚地认识到，巴勒斯坦人民有权在国际机构中，首先是在联合国中介绍和捍卫他们自己的事业。正是考虑到这种情况，不结盟国家运

动协调局在其作为联合国文件 A/42/696 号散发的 1987 年 10 月 16 日公报中，“认为不能接受并反对任何否定巴勒斯坦人民的唯一、合法代表有效地参加联合国工作的公认权利的企图”。

关闭巴解观察团行动的时机也是再糟糕不过的了。因为，它发生在占领国挥动其残暴的“铁拳”在被占领土中砸碎巴勒斯坦人及其抗议，而国际社会，包括东道国的国务卿都正在为寻求中东问题的全面、和平与持久解决而努力的时候。通过关闭巴解观察团的行动，东道国不仅剥夺了该组织使用一个重要的非暴力机构在国际舞台上推动它们人民事业的权利，而且给东道国所谓愿意调解寻求解决的诚意投下了阴影。

我们十分不安，准备关闭巴解驻联合国办事处的措施将使得该组织失去听取中东冲突双方意见的机会，在这种情况下，一些成员国不仅要问，继续仅仅让冲突的另一方有机会在本大会上发言是否公正。

最后，东道国关闭巴解办事处，等于剥夺了巴解利用这一和平手段促进巴勒斯坦事业的机会，因此，人们不禁要问，这样谁还能在道义上有权利要求巴解在争取其正义事业的斗争中不要使用武力或暴力？

关闭巴解驻联合国办事处对联合国的前途与性质造成了令人不安的问题。大会第四十二届会议或许将不得不作出某些相当重大的决定。

我们知道东道国十分强大。我们还知道它有向我们各国行使力量的手段。然而，东道国对这一力量的行使不应违反国际条约。关闭巴解观察团，限制各国驻联合国使团的规模，或逮捕或拘留享有外交豁免权的使团成员家属等武断的行为不会给东道国的形象增添光彩。这样武断地行使权势将使东道国和联合国之间所达成的协定分文不值。

大会今天开会，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说，事情关系到联合国本身的命运。我们讨论巴解使团的具体问题，也是在寻求预防措施，不仅保护巴解，而且保护整个联合国及《总部协定》，进而是保护各国驻联合国的使团。本届大会面临着设法

在3月21日之前排除这枚定时炸弹的任务。我们来到这里也是为了争取说服东道国，我们应该根据《总部协定》共同努力，排除这颗炸弹。不应该把我们今天所作的努力看成是与东道国敌对的行动。这一办法的目的是邀请东道国加入国际社会一起努力，制止东道国安排在3月21日将要发生的那场爆炸。

为了通过谈判和陆地解决这场大家公认存在的争端，秘书长已经尽了他最大的努力，大会已经决定并在第42/210B号决议中指出，巴解常驻观察团属于《总部协定》条款规定的范畴，应该允许它建立和保持房地及工作设施，该观察团的人员应该能够进入和留在美国，执行他们官方的职责。大会今天要保证东道国尊重自己的法律义务，维持目前已经持续了13年的安排，保证巴解使团继续根据《总部协定》和第3237(XXIX)号决议和《联合国宪章》行使自己的权利。

大会还要保证，东道国还尊重其法律义务，根据《总部协定》第21节参加争端解决的程序。秘书长已经在他的报告中指出，第21节的程序是联合国在该问题上唯一可采取的法律补救办法。不结盟国家充分赞同这一立场，相信大会将会一致地支持秘书长的行动，任命一位仲裁者以启用该程序。大会还应要求东道国根据它根据《总部协定》第21节应承担的法律义务，着手提名它的仲裁者。

东道国已经通知秘书长，它还没有决定是否执行制裁巴解使团的法案。东道国声称需要更多的时间考虑这一问题。但是，东道国已经启动了炸弹爆炸的机制，爆炸的时间正在不断地接近，每过一天爆炸的时间就更近一天。我们没有时间等待。鉴于我们所面临的时间限制，不结盟国家相信大会将会迅速地授权秘书长请国际法院就东道国考虑到有关第21节程序强制性地位时应允许东道国有多少时间提名自己的仲裁者这一问题提出一项咨询意见。我们要强调指出，国际法院应该表明，在仲裁程序完成之前，东道国应该尊重和遵守巴解根据过去13年的做法而获得的权利。大会还应该着手要求国际法院院长立即任命他的仲裁者。

最后，我们要敦促东道国体面地行动，不要采取任何可能妨碍秘书长在这一问题上执行《总部协定》有关条款规定的努力的行动。

这一问题所涉及的不仅仅是巴解组织在纽约的办事处，它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问题的核心乃是东道国与联合国之间的关系。他们所提出的法案威胁着东道国和“我联合国人民”之间的协定。如果，东道国这次可以肆无忌惮地滥用其权势，那么，本组织的成员国就不得不承认，《总部协定》实质上只是一纸空文，是一只没有牙齿的叭喇狗而已。人们要求大会所采取的行动是为了防止这种情况变成现实。因此，我们敦促各会员国支持已经提出的决议。

萨拉赫先生（约旦）：主席先生，请允许我向你表示感谢和赞赏，你迅速地作出反应，不顾长途和艰苦的旅行赶来主持大会本届会议的复会，以审议一个对联合国产生直接影响的议程项目，即题为“东道国关系委员会的报告”的议程项目 136。

鉴于你成功地主持了大会第四十二届会议的审议工作，我们也非常希望这一次你的努力也能够取得成功，而且大会也能够取得大家期待的成果。

我也要表示我们感谢和赞赏秘书长哈维尔·佩雷斯·德奎利亚尔先生。我们感谢他作出努力，同东道国进行认真的接触，以便寻求解决眼下正在审议的这一争端。我们感谢他重申尊重《总部协定》规定的必要性，最后我们还要感谢他提出了重要的、详细的、客观的报告（A/42/915），他在报告中通报了在东道国美利坚合众国通过关于关闭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常驻纽约联合国观察员代表团的立法之后所出现的事态发展。在这一方面，我必须表明我们感谢和赞赏秘书处为审议这个问题所做的工作，并立即有效地安排了大会本届会议的复会。

1974年11月22日，大会通过了第32/37(XXIX)号决议，大会在该决议中邀请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作为观察员参加大会的常会和审议工作。大会还邀请巴解组织参加在联合国大会或联合国其他机构主持之下召开的会议。

正如《宪章》所重申的那样，联合国是一个世界性组织。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是巴勒斯坦人民的唯一合法代表，巴勒斯坦人民是巴勒斯坦问题的主要一方，而巴勒斯坦问题则是我们世界上最重大和最严重的问题之一，甚至可以说是最严重的问题。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作为观察员参加大会的常会和审议工作已经13年了。巴解还对联合国主持之下召开的许多国际会议作出贡献。

自1974年11月22日这一天以来，大会一再重申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是巴勒斯坦人民的唯一合法代表。大会一再重申必须让巴解组织在平等的基础上参加中东的和平进程，特别是参加大会认为能够作为实现世界该地区和平的适当途径的国际会议。

由于去年年底美国通过了上述立法，因而对《总部协定》出现了争端，当时大会在其通过的第42/210 B号决议中再次认为《总部协定》也适用于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常驻联合国观察员代表团，因此，巴解代表团有权享有其赖以履行公务的设施和特权。该大会决议是以压倒多数，实际上几乎是一致通过的。投票反对的唯一会员国是以色列，以色列对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立场是众所周知的。

秘书长在上述报告中强调指出，眼下正在审议的美国国会通过的立法在去年12月22日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签署1988和1989财政年度对外关系授权法之后就成为法律了。如果东道国不停止执行这一立法法案，它将在总统签署后的90天即3月21日生效。

这清楚地表明，在东道国根据它同联合国签署的协定所承担的义务和我刚才提到的国内立法之间存在着矛盾，正是这个问题使我们目前处于这种令人为难的局面。

这一立法列入上述的对外关系授权法的第10条，第10条还包括1987年反恐怖主义法。

这的确是令人遗憾的，因为我们认为这一立法本身、这一立法同预算联系起来的事实以及这一立法列入有关恐怖主义章节的事实都是由于其国内某些人企图对同国际协定有关的外部问题施加政治压力，特别是在东道国目前处于这种繁忙的政局中施加压力。

适用于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常驻联合国观察员代表团的《总部协定》是一项有约束力的国际文书，东道国必须尊重协定中的规定，而且不得用国内立法来取代这一协定。在这一方面，更加令人遗憾的是，美国国会在通过这一立法的时候完全知道这样做是违反《总部协定》的。然而，它仍然决意不考虑这一点。

美国国务院法律司司长证实了这一点。 1988年1月13日的《纽约时报》援引他的话说：

“显然，国会并不管这一立法是否违反国际法”。

我们本来希望东道国的行政部门能够说服国会不要使这一立法生效，使得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常驻观察员代表团能够继续利用它有权享有的设施和特权，开展公务，尤其是因为美国国务院的法律意见说：

“美国有责任允许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常驻观察员代表团的人员进入并留在美利坚合众国，以执行公务。”

在委员会去年12月关于这一项目的辩论中，东道国代表重申了这一立场，这使得我们希望——尽管这种希望是十分谨慎的——代表团目前的地位能够保持不变。此外，美国并没有投票反对第42/210号决议B部分，仅仅是没有参加表决而已，这更增强了我们的希望。但从那时起，我们的希望逐渐烟消云散。

由于选定通过这一立法的时间，我们对这一法案以及随后出现的事态发展更为失望。在过去的10个星期内，西岸和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人一直在表达着他们拒绝以色列占领、重申自己合法民族权利的民族愿望。他们通过一场全世界亲眼目睹的声势浩大的人民起义表达自己的感情。我们本来希望，这场起义能够纠正事件发展的方向；我们本来希望，这场起义能够使得巴勒斯坦事业、尤其是巴勒斯坦人民的民族权利能够获得更多的理解。这本来会有助于创造出和平解决这一问题的条件。如果没有一个有关的方面——巴勒斯坦人民直接参加，就不可能有和平解决；巴勒斯坦人民已经选择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作为自己的代表。任何忠诚、和平的和平呼吁，任何走向和平的确实步骤都必须考虑到这一点。没有哪一方能够决定谁将在今后的和平进程中代表巴勒斯坦人。

美利坚合众国是安全理事会的常任理事国，在政治方面举足轻重；这使它能够——如果它愿意的话——在尽如人意地和平解决巴勒斯坦问题中发挥重要作用。如果美国无视巴勒斯坦人自由选择的合法代表，那末美国在中东的政治活动就不会被

看作是严肃之举。

我们认为，这一立法损害了美国国务卿目前对中东的外交访问，使得这次访问无法进一步开展和实现目标。许多政治家、分析家和新闻媒介成员也有同感。美国使这一立法生效，这种做法抛弃了巴勒斯坦问题的一个主要方面，而不是更加接近它。

我们同样认为，这一立法根本无视阿拉伯世界；实际上，它似乎是针对阿拉伯世界的。巴勒斯坦人民是阿拉伯祖国的一部分。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是阿拉伯国家联盟的一个成员；阿拉伯国家联盟这个区域组织支持并尽一切力量援助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寻求恢复巴勒斯坦人民合法的民主权利的努力。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也是一系列国际和区域组织的独立成员，其中首先包括伊斯兰会议组织和不结盟运动。全世界的穆斯林都支持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事业，而全世界的穆斯林占全球人口的四分之一。绝大多数的国家和人民都承认和支持巴解组织。

我们认为，联合国与美利坚合众国之间的任何争端——尤其是法律方面的争端——都会严重影响到联合国的有效性以及它在保护国际行动、向全体国家和人民传播合作原则方面所发挥的作用。

我们都非常清楚美利坚合众国今天所发挥的政治作用的重要性。美国是联合国的缔造国之一；《宪章》载有许多美利坚合众国所共有的政治原则和民主概念。最使我们感到担心的莫过于这一争端将被看作是美国削弱了对联合国的支持。这一定会削弱国际组织，危及国际社会。

出于这一理由，我们向东道国美利坚合众国发出呼吁。我们认为，它对《联合国宪章》及其原则抱有坚定的信念，并打算继续支持。我们呼吁美国采取行动，制止关闭纽约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常驻观察员代表团，以免产生影响到根据《总部协定》条款所应承担的义务的后果；《总部协定》涉及有关解释和执行该协定的争端。显然，如果东道国执意执行该立法，那末联合国有责任通过诉诸仲裁捍卫自己的权利。既然东道国政府尚未承识到，这一立法导致有关解释和执行《总部协定》

的争端，那末就必须将这一问题递交国际法院，寻求有关这一问题的咨询意见。

鉴于这个原因，我们认为，大会必须现在重申其第42/210B号决议的各项条款，并为了把事情放在正确的法律基础上，大会必须重申，它坚信美国的这项立法确实违反了《总部协定》。我们希望，秘书长将坚持进行努力和对东道国的斡旋工作，以便确保《总部协定》得到正确的执行。为了将有关这个问题的任何可能的事态发展（我们希望这种事态发展将是积极的）直接通知大会，我们认为，大会应该继续积极审议议程项目136，并应保留再次复会以便完成该项目审议的可能性。

主席：我现在请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代表发言，他将代表欧洲共同体成员国发言。

约克·冯瓦滕堡伯爵（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我确实荣幸地代表欧洲共同体11个成员国在这次辩论中发言。

共同体12国在第六委员会有关项目136的辩论期间已经表示了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我们感到遗憾的是，尽管联合国和东道国之间进行了一系列的磋商，但迄今为止还没有找到令人满意地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

我们同意载于文件A/42/915和Add. 1中1988年2月10日和1988年2月25日秘书长的报告中所表示的关切，他在报告中按照第42/210B号决议的规定向大会通报了最近的事态发展。

关于正在讨论的问题，12国重申其立场：它们完全同意联合国秘书长和美国国务卿乔治·舒尔茨已经表示的看法，其大意是，美国有义务允许巴解组织观察员代表团的人员进入美国并在美国停留，以便履行他们在联合国总部的公务。因此，12国对大会在第四十二届会议上通过的第42/210B号决议表示了支持。

根据国际法，《总部协定》具有约束力，12国敦促东道国履行其国际法义务，不要执行将妨碍巴解组织常驻联合国观察员代表团执行其公务的立法，东道国最起码应该通过《总部协定》第21节中规定的程序来解决这个问题，同意秘书长有关正式开始解决争端程序的要求，并同意建立一个仲裁法庭。

我们期望，在仲裁法庭作出判决之前，对巴解组织观察员代表团所作的目前安排将不受到削减或影响。

12国表示希望，这个问题仍然可以以一种符合《总部协定》并允许巴解组织观察员代表团建立和维持房地和足够的设施，并使代表团的人员能够进入美国并在该国停留以便执行其公务的方式得到解决。

巴达维先生（埃及）：大会正在审议的这个问题使埃及想起了为了确保巴勒斯坦抵抗运动的合法性得到国际承认，埃及正在参加的一些事件，巴勒斯坦抵抗运动现在已成为一个实际的现实，对这个现实的承认是联合国通过许多重大决议的出发点，这些重大决议强调了对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作为巴勒斯坦人民代表的承认。

1974年，大会决定邀请巴解组织参加它的审议工作，并宣布，巴解组织以观察员的身份有资格参加在联合国主持下召开的所有国际会议的工作和会议。因此，巴解组织就联合国代表团获得国际合法性，从而使它有资格享受1947年《总部协定》中的所有安排，以便使它能够为联合国的工作做出贡献。东道国因此也被要求履行自己根据《有关总部的协定》应承担的义务。

在过去的13年中，有关巴解组织观察员的代表团的目前安排一直有效，直到它们受到1988年和1989年对外关系授权法的威胁，这项法令包括一项1987年反恐怖主义法，这条法令规定了某些对巴解组织的禁令，除其他事项以外，禁止按照巴解组织的命令或指令。或者用巴解组织提供的资金或者用其分组织、任何这些分组织的继成人或任何代理人提供的资金在美国的管辖范围内建立或维持办事处、总部住所或其他设施。

这条立法的制定损害了国际法原则。那就是需要履行国际义务。假如我们提出相反的论点，国际关系的稳定将会受到危害。按照《有关总部的协定》，美国有义务使巴解组织的代表进入美国并在该国停留，以便执行他们在联合国的公务。

通过遵守这一规定，美国已按照《总部协定》第11、12、和13节的规定采取了行动，并且信守了真诚地履行了这些义务的诺言。真诚的义务是法律的一项既定规则——不仅在执行国际法方面，而且在执行国内法方面都是这样。按照真诚这一原则，东道国必须使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巴解组织）观察员代表团的人员有可能充分履行其公务。

由于通过上述法案，在理解《总部协定》的问题上出现了争端，而《协定》本身规定了各方在这样的情况下必须遵守了法律程序。《总部协定》的第8条的第21节规定，在不能够通过谈判或其他方式解决争端的情况下，应当行使仲裁。第21节的（b）段指出，

“秘书长或美国得就此项程序引起之法律问题请大会遵循国际法院之咨询意见。于接获法院之意见之前，双方应遵从仲裁法庭之临时裁定”。（第167(II)，附件，第21节(b)

我刚才提到的真诚执行的规定在强调《总部协定》规定的东道国的义务方面，还要求该国遵守该国作为《总部协定》的签署国而同意的法律程序——即应当用于解决在执行和解释《协定》方面出现的争端的程序。

埃及表示的意见已得到了国际社会其他成员的赞同。大会在上一届会议上要求，

“东道国履行其根据《总部协定》应尽的条约义务，……不采取任何足以妨碍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常驻联合国观察员代表团执行其公务的行动”（第42/210号决议，第2段）

大会还强调必须使巴解组织代表团的官员能够进入并留在美国履行其公务。

今天大会继续进行了工作，以便重申东道国必须履行已承担的义务的要求，这些义务包括于《总部协定》规定的关于解决在执行和理解《协定》中出现的争端的法律措施。

这就是国际社会对目前正在讨论的问题的意见。这一意见是建立在逻辑和法律的基础之上的，这一法律是由我们自己建立的，并一直将它作为安排共同的国际关系的方式。国际社会的所有成员都有义务坚持维护这些关系。这些国家只有在自己的行动中不飞扬跋扈、尊重某些限制、对自己的绝对自由进行某些限制并以公认的方式保持与他国的关系，才能做到这一点。

这些问题的严重性不仅在于直接地影响，而且在于对未来可能会造成的结果，在于它们可能造成一种先例，使那些企图不履行已经承担的条约义务的国家在类似的情况下对此加以利用。

既然这样的形势可能会对执行一个由具有普遍代表性的国际组织参加缔结的协定产生影响，国际立法者在这些协议——其中有联合国和美国之间的《总部协定》——中包括了这样的原则，即，这些协议中的安排必须加以执行，不管从安排中得到好处的方面与东道国之间的关系如何。在发生争端的情况下，双方必须遵循各自已接受的法律程序，因为只有法律能够解决这样的冲突。按照联合国采取的这一立场，争端的一方——秘书长已明确了这一立场——希望东道国将为通过法律手段解决争端开辟道路。

别洛诺戈夫（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大会继续召开第四十二届会议审议议程项目136，即“与东道国关系委员会的报告”，是经过慎重考虑的。联合国不得不对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巴解组织）常驻纽约联合国观察员代表团的异常情况表示关心和震惊，这一情况在任何时候都会对该代表团的作用和生存制造障碍。

正如大会所了解的那样，联合国已讨论过这一问题。在1987年底，当美国国会正在讨论1988年和1989年外交关系授权法案修正案——这一修正案的目的是为了保证巴解组织常驻纽约观察员代表团的关闭——东道国、秘书长、最后是大会在第四十二届会议上不得不以正确的方式对这一情况作出反应，以便阻止美国在对待联合国态度方面的这一不符合国际条约义务的行动发生。

在去年10月举行的与东道国关系委员会的会议上，委员会的成员提请东道国注意这一行动的不合法性，并要求东道国采取一切必要措施，阻止这一不合法的法案的通过。

联合国秘书长也于1987年10月22日对这一问题采取了明确的立场，他当时指出：

“巴勒斯坦解放组织观察员代表团的成员是根据大会第3237(XXIX)号决议被邀请到联合国来的。他们受到1947年6月26日的《总部协定》第11、12和13节的保护。因此，东道国赋有允许巴勒斯坦解放组织观察员代表团成员进入并留驻美国，执行他们在联合国总部的正式职责的条约义务。”

巴解组织常驻观察员代表团并不是派往美国政府或其任何机构的，而是派往联合国的。该代表团是在一项大会决议的基础上建立的，该决议邀请巴解组织参加大会的会议和工作，并参加联合国赞助下的所有国际会议。它在纽约的住所和活动与所有其他派往联合国的代表团的住所与活动一样，不能也不应当由任何东道国任意处理。它受到联合国与美利坚合众国之间缔结的1947年的《总部协定》的保护。根据这项《协定》，美国有义务确保巴解组织在纽约的观察员代表团，实际上包括所有其他派往联合国的代表团的正常运行所必需的条件。任何旨在为该代表团的正式活动设置障碍的行动都是非法的，不符合根据《总部协定》和《联合国宪章》所规定的义务。

大会于1987年12月17日在第42/210B号决议中重申，巴解组织常驻联合国观察员代表团受到《总部协定》条款的保护。大会呼吁东道国遵守其根据该《协定》承担的义务，并在这方面不要采取任何可能阻挡纽约的巴解组织常驻观察员代表团的正式职能的任何行动。同时，决议要求联合国秘书长采取有效措施，确保《总部协定》得到充分尊重，并毫不拖延地向大会汇报有关这一问题的任何进一步的事态发展。

但是，尽管联合国提出了呼吁，包括影响巴解组织观察员代表团地位的条款的法案实际上违背了美国的国际义务，美国国会的这项法案于1987年12月22日被签署成为法律。秘书长的报告（A/42/915）正确的指出，这项法律违反了美国根据《总部协定》承担的义务。我们不需要深入探讨东道国不同政府机构之间的微妙的相互关系。这是一个忽视国际法的问题。一个国家作为整体成为国际条约的缔约国，因此，这个国家的整体承担着无条件的义务，要确保遵守其已经加入的条约的义务。这才是国际法所涉及的问题。

1969年的《维也纳条约法公约》汇集了人类文明的国际法经验，其中包含这方面的一个毫不含糊的声明，内容如下：

“缔约国不得引用其国内法的条款作为不遵守条约的理由。”（A/CONF.38/27，第27条）

东道国有着确保巴解组织常驻联合国观察员代表团的工作所需要的正常条件的国际义务，有责任采取所有必要的措施确保毫不动摇地遵守这项义务。对派往联合国的任何代表团采取的非法行动将不可避免地在法律上和实际上影响其他代表团和整个联合国。我们有各种理由感到，阻碍巴解组织观察员代表团活动的企图从所有客观的角度来说都是针对联合国本身的，是为了使联合国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工作更加困难。

我们从秘书长的报告中可以看出，联合国秘书长根据大会的指示已经在严格遵守《总部协定》的基础上为处理有关在纽约的巴解组织常驻观察员代表团问题上产生的不正常情况作出了巨大努力。但是，他的所有行动迄今为止尚未从东道国那里获得必要的反应。对巴解组织观察员代表团的威胁还未消除。

当我们讨论这一问题时，我们不能不看到其背后所存在的一个根本的政治问题，这就是巴勒斯坦人民的命运。被占领的巴勒斯坦领土上目前的局势是以色列当局的无法无天和暴力行动的结果。

巴勒斯坦人大规模的示威现在已经发展到人民起义的程度,打破了所谓不公正解决巴勒斯坦问题,不保证巴勒斯坦人民不可剥夺的民族权利,也能解决中东冲突的神话。

现在的情况比以往都更加清楚,解决该地区爆炸性局势的关键在于召开一次国际会议,由安全理事会的五个常任理事国和有关各方都参加,其中包括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巴勒斯坦人民的唯一合法代表。大家都能看到,巴解常驻观察员代表团根据目前的安排将在联合国的工作中发挥重要的作用,以便在安全理事会和大会有关该问题的决议的基础上实现中东问题的解决。

这里没有任何选择的余地:根据《总部协定》,东道国有义务保证巴解驻联合国使团不受侵犯,保证该使团的工作享有正常的条件。我们支持秘书长在其报告中所描述的努力,这些努力是为了保证《协定》得到尊重,保护巴解使团的权利免受无礼的践踏。我们希望,东道国美国能立即采取必要措施,结束这种情况。

蒂尔克门先生(土耳其):我国代表团同一些成员国一起支持阿拉伯国家集团的要求,要求目前的会议复会,以完成对议程项目136的讨论。大家都知道造成提出这项要求的事态发展。我们强烈地认为,首先这一问题本来应该是可以避免的。实际情况的发展与此相反是很不幸的,问题现在已经发展到使大会不得不面对比眼前的事务更加严重的问题。秘书长根据大会1987年12月17日第42/210 B号决议而在1988年2月10日提出的报告(A/42)十分明确地指出,这里涉及着根据国际法忠实地履行义务的重要的法律问题。

鉴于这样的问题,我们不得不在这次辩论中发言。正如秘书长在报告中所强调指出的那样,巴解观察员代表团的成员根据大会第3237(XXIX)号决议,是联合国邀请的客人,作为这样的客人,他们应该有条件行使他们官方的职责,不受任何限制,不管东道国与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之间的关系性质如何。*

* 副主席雅谷布维茨·德塞格德先生(荷兰)主持会议。

根据《总部协定》第11、12和13节条款的文字与精神，作为东道国的美国毫无疑问有义务允许巴解人员进入并留在美国执行他们的官方职责。我们今天所面临的问题显然不仅仅关系到在纽约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常驻联合国观察员代表团，而且关系到本组织的所有成员，是正确地执行《协定》的原则问题。尊重该项基本协定所规定的义务具有深刻的意义，因为，违反协定对联合国在纽约作为向任何国际争端各方代表敞开的一个全球性组织有效地工作的能力产生严重的后果。

在眼前这样的辩论中，人们很难不对《总部协定》的理解与运用方面的争端的法律和技术问题表明立场。尽管如此，我仍然愿意这样做，但只提出秘书长报告谈到的这一法律僵局的主要内容。我首先要表示坚决支持秘书长在第21节的范畴内寻求法律补救办法的作法。事实上很清楚，联合国与美国在如何解释和运用《协定》这一问题上的任何争端都属于该节规定的仲裁程序的范畴。

我们已经注意到，美国政府本身并不是没有看到其维持巴解观察员代表团目前安排的法律义务，实际上正在审查根据美国在《总部协定》中的义务来解释有关法律的可能性。尽管如此，规定在美国取缔巴解办事处的法案直接地违背了东道国的义务，另一方面在90天时限内采取行动的做法显然是对《总部协定》的践踏。

把对问题的研究拖得过长的倾向有弊无利，因此，秘书长认为有必要根据第42/210 B号决议的规定通报大会。我们认为，启用争端解决程序有助于美国 and 联合国之间进行更好的谈判与磋商。联合国以法律顾问为代表在磋商中正确地坚持认为，如果巴解观察员代表团不能免受那项法律的适用，各方应着手建立一个仲裁机构。由于没有采取这一步骤，已在磋商活动中造成了恶性循环，现在大会不得不介入以打破这一循环。我们相信，大会将能以和谐、有效、前后一致的方式采取行动。

我们正在审议的实际上是一个有关尊重《总部协定》的法律问题，而不是一个政治问题。仅仅把这个问题作为法律问题来考虑当然是明智的。然而，这样做的时候，我们不能不注意到在中东出现日益严重的政治动乱和紧张局势以及急剧出现的新的政治现实产生不可避免的后果的情况之下不得不对这个问题进行辩论所涉及的深刻矛盾。

马布巴尼先生（新加坡）：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不是巴解参加联合国的权利问题。摆在我们面前的真正问题是《联合国总部协定》的可行性问题，同联合国签署总部协定的不仅仅是一个东道国的政府，而是世界上的几个东道国的政府。我们希望一开始就强调这一点，这是因为，虽然我们今天说的话也许使有关的东道国政府不高兴，但是我们提出的问题是普遍性的问题。这个问题涉及所有东道国政府。

东道国政府和联合国之间签署的《总部协定》的前提是非常简单的。如果联合国要作为一个可行的独立机构来进行活动，作为一个真正的反映出其所有会员国的愿望的机构，那么联合国就必须是能够在不受东道国政府的政策和偏见影响的情况之下独立进行活动的。为了真正地体现自己，联合国不能够按照一个国家的眼色行事。因此，《总部协定》作出了认真的规定，以保证东道国政府不干涉联合国的实质性工作。

四十多年来，这些协定一直执行得很好，只有几件小事是例外。到现在已经形成了许多惯例和先例。根据这些惯例，联合国的观察员——在纽约这些观察员包括象瑞士和教廷这样的非会员国以及象巴解和西南非人民组织这样的其他组织——没有碰到任何问题，而且一直享有同会员国相似的豁免权和特权。

从根本上来说，这种做法是《总部协定》第11节所批准的，这一节并没有对会员国的权利同应邀参加联合国活动的非政府组织或“其他人”的权利之间作出任何区别。《美国国际法杂志》的编辑托马斯·法兰克教授在该杂志最近出版的一

期中指出：

“如果关闭巴勒斯坦解放组织驻联合国观察员代表团”——他这里指的是东道国——“我们就违反了我们在纽约设立联合国时所签署和批准的《总部协定》的第4条第11节（戊）款的精神、一贯做法、乃至其字面上的含意。”

托马斯·法兰克教授接着指出：

“根据这一条款，东道国政府有义务不得‘阻止应联合国邀请前往总部地区的人员进入或离开总部地区’。”

我向你们推荐托马斯·法兰克教授的题为《认真对待条约》的文章。

重要的是我们应当记住，这并不是联合国第一次在观察员参加联合国会议的问题上面临挑战。1975年，联合国不得不改变联合国关于防止和控制犯罪会议的地点，因为某个国家的政府声称它不能邀请巴解组织前往它的领土上。4年之后，该国政府同意承认巴解组织，因而就能够作为联合国人类住区会议的东道国。我强调这一点，因为保护所有会员国，包括以色列参加不管在什么地方召开的联合国会议的权利的这一原则也同样保护巴解组织作为观察员参加不管在什么地方召开的联合国会议的权利。那些试图违背这一原则的人应当记住，他们玩弄的是双重标准。

我们今天在这里开会，因为我们东道国的国会通过了一项题为“1987年反恐怖主义法”的法律，这项法律如果在1988年3月21日得以执行，就会从根本上剥夺巴解组织参加联合国工作的权利。我们高兴地注意到，舒尔茨国务卿1987年1月29日在给美国参议院的信中指出美国

“……有义务允许巴解组织观察员代表团的人员进入并留在美国，以执行他们在联合国总部的公务……”。

奥肯大使最近又重申了这一点，他于1988年1月5日在给联合国秘书长的信中

指出

“……有关巴解组织观察员代表团的条款也许侵犯了总统的宪法权利，这些条款一旦执行，就会违背我们根据《联合国总部协定》所承担的国际法律义务……”。

鉴于对这项新法律的明显的危险性有这种清醒的认识，东道国政府理所当然应当同意援引《联合国总部协定》在第21节中所规定的解决争端的程序，这一节规定，

“联合国及美国关于解释及实施本协定……之争执……应提交三仲裁人组织之法庭取决……”（第169（II）号决议）

联合国已经同意这样做，并提名爱德华多·希门尼斯·德阿雷查加先生作为一名仲裁人。

令人遗憾的是，在起草这项协定的时候，协定的起草人想象双方都会认真地尊重协定，根本没有预想到我们今天面临的左右为难的局面——如果用美国人的比喻来说也就是“第22条军规”——因为东道国政府“还没有最后断定联合国和美国之间存在着争端”。除非东道国政府也断定已经存在着争端，否则就不可能援用第21节。因此，尽管在座的大多数会员国已经一致认定出现了这种争端，但是联合国还没有援用解决争端的程序。我认为，如果我们不相信这一点的话，那么联合国的145个会员国就不会在1987年12月17日投票赞成大会的第42/210 B号决议。而且今天我们就不会在这里召开本届会议的复会。因此，我们首先要呼吁有关各方遵守目前仍然生效的《联合国总部协定》，并援用第21节来解决我们今天正在讨论的争端。

如果不能这样做的话，大会应当要求国际法院就《联合国总部协定》第21节是否适用于我们面前的争端的问题提供咨询性意见。

最后，我们尽然不得不呼吁有关的方面遵守他们认为有效和适用的协定，这显得十分奇怪。公然违反现有协定的行径依然使我们震惊。我们是怀着不安的心情说出这番话的。当遵守原则不费吹灰之力、对自己有利、而且不需付出任何代价时，那么表现出遵守原则是轻而易举的事。考验一个国家是否遵守原则是当它感到为难的时候。我们认为现在就处于这种局势，因为虽然我们和美利坚合众国保持着友好关系，但我们不能同意或赞同它在这一问题上采取的行动。

我要强调一下为什么我们将这一问题看得如此严重的主要理由。如果东道国政府迫使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离开联合国，那么联合国不能不认为这是对自己的独立性和完整性构成的一个重大挑战。它不能在这一挑战面前保持沉默。他必须作出强烈反映。当他作出强烈反映时，他将遭遇那些热衷于挑起东道国政府和联合国发生公开对抗——这种对抗会严重损害联合国——的势力。因此，我们今天正处于关键时刻。我们呼吁所有有关的方面不要低估我们面前这种局势的严重性。我们敦促他们以高度的慎重和敏感性处理面前的问题。我们不能破坏已经生效了40年的条约。那些企图颠覆长期存在、获得广泛接受的国际法的人必须记住托马斯·莫尔爵士在《世故之人》一剧中描写的一段文字：

“这个国家从东海岸至西海岸遍种着法律之树……如果你想谈到这些树……你是否真的认为，你能够挺立于随后刮起的狂风中而不倒？”

迪乌夫先生（阿尔及利亚）：阿尔及利亚代表团再一次十分高兴地看到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弗洛林先生主持这次大会的工作。让我们借此机会说，他主持大会第四十二届会议工作的方法使我们非常高兴。

去年12月以来出现的严重事态发展迫使大会今天复会，审议关闭巴勒斯坦解放组织驻联合国办事处的问题。尽管大会实际上发出了载于第42/210B号决议中的一致呼吁，东道国看来还是打算推翻自己的国际义务。

第四十二届会议刚刚暂停工作不久，美国于去年12月22日宣布对外关系投

权法、尤其是第10章生效，这将禁止巴解组织继续拥有它1974年以来就派驻的常驻联合国观察员代表团，使得联合国有史以来第一次面临了这种性质的问题。

东道国的这种史无前例的单方面行动不仅仅严重违反了它根据《总部协定》所承担的义务，而且也推翻了大会有关保障巴解在联合国常驻代表的主权决定。这一措施极其严重，因为它是旨在削弱联合国履行《宪章》赋予使命的自由。

通过这一措施的时候，多边主义正遇到越来越严重的敌意，因此这一措施决不能被看作是一个偶然和孤立的事件。相反，它是一连串旨在进一步损害联合国体系的事件中的又一个环节。在过去几年中，本组织多次遭到了各种各样形式的攻击，比如要求加权投票、不交法定的会费、出于政治目的不缴纳某一类活动的费用等等，这只不过是其中几例。所有这些攻击都使我们对联合国这样一个特权手段和不可替代制度的未来感到忧心忡忡。

联合国总部的地理位置不应该使它卷入东道国的国内政治，成为被利用与选举目的的对象；也不能意味着它应该宽容一些可恶的活动，因为这些活动将使它变成有组织和有力的压力集团的人质。

几年来，联合国遭到了有系统的困扰；现在，这种困扰的形式是东道国违反《总部协定》，无视给予巴解在联合国观察员地位的第3237(XXIX)号决议。

13年来，巴解组织在联合国的常驻存在使联合国受益非浅。巴解组织作出了出色和负责的贡献，作为巴勒斯坦人民愿望的代表，它使得自己的代表能力增加了一个最为宝贵的意义，由此肯定了自己的地位，即是它是在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真正进程中一个必要的对话者。

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常驻观察员代表团享有《总部协定》第4条的第11、第12和第13节中提供的保护；根据第3237(XXIX)号决议，秘书长应该是巴解代表团最坚定和当之无愧的捍卫者。秘书长正是以这种身份，在适当地确定了事实和重申巴解组织常驻观察员代表团的地位、以及宣布东道国这一决定的非法性之后，

为了履行自己的义务请求东道国作出所有必要的保证，即保证目前有关巴解组织观察员代表团的各种安排不会受到损害或受到其他方面的影响。

目前还没有得到秘书长1988年2月10日的报告第3段中提到的保证，美国与联合国之间仍然存在着争端，没有理由拖延执行《总部协定》第21节中所载的解决争端程序；据秘书长说，这是“联合国在这个问题上唯一可用的法律补救办法……”（A/42/915, 第9段）

随着执行该法律的期限一天天逼近，美国仍然没有打破令人不安的沉默，仍然拒绝进入规定处理这种情况的正式的仲裁程序。鉴于所有这些事实，恐怕目前情况不久将成为既成事实。这种结果显然将是东道国公然严重违反自己的国际义务。

关闭纽约的巴解办事处将树立一个危险的先例，其后果将影响到本组织的全体会员国。

面临这一威胁，大会迫切需要对这种局势的严重性作出强烈反应，因为目前所牵涉到的正是维护联合国这一不可替代的制度。

很清楚，这个问题实际上是一个维护联合国作为一个促进公正和最终解决许多问题，特别是中东问题的普遍构架（除了这个构架没有其它任何选择）的地位的问题。显然，这个针对巴解组织办事处的措施是蓄意企图攻击巴解组织的代表地位，巴解组织是一个被联合国确定为在坚定地寻求一项将满足其所有合法的民主权利的解决方法中必不可少的伙伴的组织。

被占领土上的不幸事件突出表明紧迫地需要象大会所规定的那样，在中东开始真正的和平进程；在这个背景下，这项措施显然是力图使联合国没有资格发挥作用，而这个作用恰恰是联合国存在的理由：即重建和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

因此，大会必须庄严地重申有关东道国和联合国之间关系的原则的不可侵犯性。联合国必须重申巴解组织继续维持常驻联合国观察员代表团的权利。最后，关于东道国和联合国之间的争端，大会必须选择仲裁作为即时的补救办法，并且必须要求国际法院就此问题提出咨询意见。

查波托斯基先生（捷克斯洛伐克）：早在去年，捷克斯洛伐克代表团就在大会表示了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政府对美利坚合众国参议院批准旨在关闭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常驻观察员代表团的第940号修正案一事的关切。今天，当这条立法已经美国总统签署即将生效的时候，我们认为有必要重申我们的立场。美国的这一行动是东道国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干涉一些常驻联合国代表团的正常活动的一系列措施中的又一个十分突出的例子。

这项关闭巴解组织观察员代表团的决定不符合美国作为东道国根据1947年《关于总部的协定》承担的国际法律义务，这是毫无疑问的。许多代表团在东道国关系委员会上和第六（法律）委员会的讨论中，以及在去年大会第四十二届会议全体会议审议有关议程项目136的决议草案时令人信服地对这个问题作了法律分析。

巴解组织观察员代表团的建立是1974年11月22日大会第3237(XXIX)号决议的结果，该项决议邀请巴解组织作为观察员参加大会的会议和工作。该代表团只是派往联合国，与美国政府没有任何关系。

根据《关于总部的协定》，美国有义务允许巴解组织观察员代表团的人员进入并在其领土上停留，以便执行他们在联合国总部的公务。确实，这些事实在1987年1月29日美国国务卿舒尔茨先生写给美国参议院的一封信中得到毫无保留的承认。

美国是在完全知道这些事实，并且无视整个国际社会自发地向美国提出的关于美国作为东道国应履行自己根据《有关联合国总部的协定》所承担的条约义务并避免采取任何有碍巴解组织代表团执行其公务的行动的要求的条件下作出这一决定的。因此，这不仅是对联合国每一个成员具有约束力的国际义务的蓄意违反，而且是对国际社会的意见作出的傲慢的态度，这就使人们怀疑美国对作为《联合国宪章》的基础的宗旨和原则的承诺。美国作出关闭巴解组织观察员代表团的决定，粗暴地干涉了联合国组织的正常职能，并且滥用了联合国在四十二年前真实地授予它的东

道国地位，这种做法是不能接受的。

此外，这种做法创了一个危险的先例，因为不能保证美国今后不对其他代表团也采取类似的做法。

美国企图使巴解组织在美国公众面前丧失信誉的非法做法不仅违反国际法，而且与整个国际社会为确保中东的和平与安全所作的努力以及争取实现巴勒斯坦人民不可剥夺权利的斗争是相矛盾的。

近几个月来，联合国，特别是安全理事会加倍的努力，以便实现中东问题的公正、持久和全面的和平解决和巴勒斯坦问题的解决。在安理会讨论被占领阿拉伯领土的紧张局势时，人们再次被要求紧迫地重视这样一个建议，即召开一次由所有有关方面包括安全理事会常驻理事国参加的国际中东和平会议。正在发展的局势越来越证实，这个要求是完全正当的。

我们深信，任何非法行动或单方面、部分的外交干预都不能阻止巴勒斯坦人民争取自决权利的正义斗争和联合国以及国际组织为用和平方法实现阿以冲突解决所做的努力。被占领土上发生的暴乱再次十分令人信服地表明，要解决这些错综复杂的问题没有任何其它方法，巴勒斯坦人民的决心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流逝或者因为占领国的暴力和恐怖而减弱。

最后，我要再次强调，东道国应该通过其政策对联合国所作的解决有争议的问题和全球性问题的积极努力作出贡献。美国应该不对联合国和驻联合国代表团采取任何非法或妨碍措施。

我们认为，摆脱目前局势的办法只能是联合国在其存在的整个时期一贯毫不含糊赞成的办法，这就是：联合国必须再次证实它对法律至上的信奉。考虑到东道国拒绝通过谈判寻求一项公正地解决方法，我们完全赞成关于联合国和东道国之间就这一重要问题的争端应根据《有关总部的协定》第8条第21节(e)的规定提交仲裁的建议。我们还同意这样一种意见，即如果东道国坚持其消极立场，大会应该要求海牙国际法院就此问题提出咨询意见。

马斯里先生（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大会今天继续召开第四十二届会议，审议联合国遇到过的一个最严重、最困难的问题，这个问题也许是第一次对《总部协定》以及东道国的信誉提出了疑问。关闭巴解组织驻纽约联合国观察员代表团办事处的问题将是一件极其严重的事，因为它将破坏这一世界组织赖以生存的基本原则，在这些原则中，首先是联合国具有行动的自由和独立，具有邀请不管东道国是否能够接受的方面参加工作的权利，以及对解放运动的支持以及对人民对自己的国家和资源行使不可剥夺的民主权利的权力的支持。

大会在第二十九届会议决定邀请巴解组织以观察员的身份参加大会的会议和工作以及联合国主持下召开的国际会议——对一些国际组织也已发出了类似的邀请——这是符合《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的，也是符合1947年6月26日联合国和东道国之间缔结的《总部协定》的规定的。按照这一《协定》，东道国具有许多义不容辞的国际法律义务，不管其国内立场和趋势如何。美国作为东道国有义务允许巴解组织人员在以观察员的身份参加联合国工作的时候进入并留在美国领土上履行公务。此外，按照《总部协定》，美国有义不容辞的责任维持目前对巴解组织观察员代表团所做的、已生效13年的安排。

已提出了一项涉及美国国务院权力的修正案，这项修正案已成为1988和1989财政年度外交关系授权法的一部分。它对巴解组织提出了一系列的禁止，包括禁止，

“根据巴解组织的指示或命令，或用巴解组织或任何其所属团体或其继承团体或这些团体的代理人提供的资金，在美国管辖区内设立或维持办事处，总部房舍或其他设施或产业。”

这个修正案的背后隐藏着一个极端主义、种族主义小组——犹太复国主义游说活动集团——的阴谋。这个集团在美国国会内外进行活动，疯狂地反对巴勒斯坦人民解放被占领家园和行使不可剥夺的民族权利的斗争，在这些权利中，首先是返

回家园的权利、自决的权利以及建立独立主权国家的权利。

联合国在履行其职责以及开展其活动时享有独立的权利。没有这一权利，我们这一组织就不可能履行《宪章》中规定的职责，联合国的成立就是为了履行这些职责。美国新的法案蓄意地、公然地违反了这一权利，违反了美利坚合众国在《总部协定》的条件下所负有的国际法律义务。坚持执行这一法案就会危及联合国在纽约总部的前途。此外，这一法案公然违反了美国宪法中保证言论自由的规定。如果这一法案的目的是为了遏制巴勒斯坦阿拉伯人民在联合国的声音，它必然会失败：这一英勇的人民的声​​音非常强烈，不可能被一个法案遏制，不可能被这一尖端的武器遏制，甚至不可能被犹太复国主义占领部队的野蛮纳粹式的、恐怖主义方式——这些方式在被占领的巴勒斯坦和其他阿拉伯领土上可以看到，所遏制。

大会目前面临的问题在所有方面都是政治性的：它的目标也是政治性的。要解决这一问题就必须由大会通过一项正确的决议。

在极大地感谢秘书长作出努力以保证维持目前的对巴解组织观察员代表团所做的安排的时候，我们不得不与他一样对这些努力的失败表示遗憾。我们期望这一论坛采取必要措施，保证使我们的组织的独立和普遍性得到尊重，并且使它不受任何外来干涉和压力。

刘易斯先生（加拿大）：主席先生，我将代表我国政府和澳大利亚与新西兰政府向您和大会发表简短的讲话。

我们在这一问题上的立场是清楚的。我们相信，《总部协定》第四条和随后的国家惯例的共同作用迫使东道国政府承担允许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在纽约维持一个联合国办事处的法律义务，我们认为这对该代表团行使作为大会邀请者的职责来说是必要的。此外，我们担心，实施东道国政府最近采取的影响巴解组织观察员代表团的法律行动，有可能为联合国的所有观察员代表团的地位建立一个最不幸的先例。目前涉及的是联合国的有效运行和联合国听取被邀请参加会议的观察员的观点的权利。

我代表发言的三国政府曾希望，在去年12月通过大会第42/210 B号决议之后，美国政府的立法机构将不会采取任何旨在关闭巴解组织观察员代表团的行动。这些希望没有实现，执行关闭巴解组织办事处的法律的日期正在接近。美国行政当局内部为按照美国根据《总部协定》承担的义务迅速和令人满意地解决这一问题进行磋商是很重要的。

鉴于目前的形势，审议解决联合国与东道国之间设立争端的具体的机制是适当的。众所周知，《总部协定》第21节中规定了解决争端的程序。这些程序规定建立一个仲裁法庭，并在需要的时候向国际法院征求咨询意见。

如果情况需要的话，利用仲裁法庭不仅是解决眼前问题的一个实际的方法，而且也证明会员国决心通过在国际中严格遵守法制原则来管理它们的行动。在这方面，我们感谢秘书长1988年2月10日的报告和2月25日的增编中所包含的有益的情报。就我们而言，我们强烈并长期地致力于解决国际争端的程序和机制，特别是在这些冲突涉及国际条约或法律文书的一部份时。

我们最后表示希望，我们在这里的工作将避免政治化和牵入更大的问题。相反，我们应当谋求有关法律问题方面的尽可能广泛的协商一致意见，并重申对国际关系中法治的尊重。

加尔瓦洛夫先生（保加利亚）：保加利亚代表团与联合国其他会员国一样关心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常驻联合国观察员代表团的未来。这种关心也反映在大会就题为“东道国关系委员会的报告”的议程项目136所通过的第42/210B号决议之中。目前审议中的问题是在美国国会通过《外交关系授权法》以及随后美国总统于1987年12月22日签署为法律之后产生的，这条法律对巴解组织规定了几项禁令——特别涉及关闭其常驻联合国观察员代表团。

大会在预见到美国国会的这一法律之后通过了第42/210B号决议，其中重申大会的立场，在纽约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常驻联合国观察员代表团受到《总部协定》

的条款的保护，应当允许该代表团建立和维持住所和适当的工作设施。因此，大会要求东道国遵守其根据《总部协定》承担的条约义务，并在这方面不要采取任何可能阻挡巴解组织常驻联合国观察员代表团完成正式职责的行动。

保加利亚代表团也赞赏秘书长为了与东道国共同解决这一问题所作的努力。然而，从秘书长的报告中可以看到，甚至尚未就一问题的程序方面找到解决方法。鉴于上述法律即将生效而使联合国面临既成事实的具体危险，会员国应当明确地重申它们的立场，大会应当相应地对这一问题作出决定。

巴解组织根据大会第3237(XXIX)号决议被邀请以观察员身分参加大会的工作。这项决议与《总部协定》的有关条款构成了巴解组织建立和维持一个常驻观察员代表团的国际法律基础。因此，东道国有义务允许巴解组织人员进入并留驻美国，以行使他们在联合国的正式职能，包括建立和维持一个常驻观察员代表团。因此，美国国会制订的法律违反了《总部协定》的条款，该法的执行势将构成东道国对其根据这项《协定》承担的义务的违反。

显然，联合国和美国之间存在着有关贯彻《总部协定》的争端。因此，应当引用《协定》第八条第21节中规定的解决争端的程序。

同时，这个问题显然不仅是一个法律问题：这首先是一个政治问题。毫无疑问，这一违反国际法的行动的目的是要为巴解组织参加中东的和平进程制造困难。巴解组织在联合国会员国获得巨大和几乎是一致的支持，并被承认为巴勒斯坦人民的合法代表。以往的经验清楚地表明，不考虑到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立场的任何决定不可避免地注定要失败。

世界各国普遍地认识到，尚未解决的巴勒斯坦问题是中东爆炸性局势的症结所在，不解决这一问题，不恢复巴勒斯坦人民不可剥夺的民族权利，世界那一地区就不会有和平。由于国际社会不懈的努力，扭转中东事态发展的危险倾向，实现中东冲突全面、公正解决今天比以往都有更加现实的前景和极其广泛的国际协商一致意见。

绝大多数会员国相信，争取中东冲突全面、公正解决唯一理智、切实可行的途径是在联合国主持下召开一次国际会议，由有关各方平等地参加，包括作为巴勒斯坦人民唯一合法代表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和安全理事会的所有常任理事国。

对于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常驻观察团作为联合国内寻求和找到公正、全面解决努力进程中的一个不可缺少的因素参加大会工作的问题，保加利亚代表团也持同样的观点。因此，保加利亚代表团认为，在法律和/或实际上限制巴解观察团参加该进程的任何企图都将给解决整个中东问题的政治前景带来消极的影响。

达斯古普塔先生（印度）：大会第四十二届会议又重新开会，继续讨论议程项目 136。我们对造成这种情况的事态发展表示遗憾，因为，在我国代表团看来，无论在事实上还是在法律上，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在纽约的观察团的地位早已明确。事实上，正如秘书长指出的：

“巴勒斯坦解放组织观察员代表团的成员是联合国根据第 3237 (XXIX) 号决议邀请来的，因此，他们属于 1947 年 6 月 26 日的《总部协定》第 11、12 和 13 节所规定的范畴。因此，东道国有条约义务允许巴勒斯坦解放组织观察员代表团成员进入并留在美国，以执行他们的公务。”

我们曾希望，鉴于秘书长所采取的绝对明确的立场，该立场在去年 12 月得到联合国 145 个会员国的支持，这一问题应该得到解决了。但是，不幸的事态继续发展。我国代表团借此机会感谢秘书长为解决这一问题作了真诚、不懈的努力。他根据第 42/210B 号决议并在 A/42/915 和 Add. 1 号文件中概述的报告载述了这些不懈的努力。这些报告在很多问题上很能说明问题。

报告首先阐述了联合国在这一问题上的观点。与此同时，报告也谈到了美国国务院的立场，即美国确实有义务允许巴解观察团人员进入和留在美国，以履行他们的公务。第 A/42/915 号文件印证了美国代理常驻联合国代表的一封信，他在答复秘书长 1987 年 12 月 7 日和 21 日的两封信时说：

“由于有关巴解组织观察员代表团的条款可能侵犯宪法规定的总统权力，如获实施，将违反我们根据《联合国总部协定》所承担的国际法律义务，美国政府准备在该条款生效之前的九十天内，同国会进行磋商，致力于解决这一问题。”

鉴于期限到3月21日为止，又鉴于美国当局在观察团的问题上没有提出任何让人放心的保证，秘书长不得不得出联合国与美国在解释《总部协定》义务的问题上存在着争端的结论。在得出这样的结论之后，秘书长必须运用《协定》第21节所规定的争端解决程序。如果根据第21节进行裁决，联合国已经提名国际法院前院长爱德华多·希门尼斯·德阿雷查加先生为仲裁者。联合国法律顾问已经敦促国务院法院顾问把美国的提名情况尽早通知联合国。

秘书长2月25日的报告指出，迄今为止没有收到美国方面关于这一问题的来函。大会别无选择，不得不复会继续审议议程项目136。

目前的局势令人很不满意。我们呼吁东道国根据1974年6月26日的《总部协定》履行自己的义务。我们也呼吁通过该协定所规定的程序解决这一问题。如果我们不能达成一项可接受的解决办法，我们将不得不寻求国际法院的咨询意见，并肯定根据程序采取补救措施。与此同时，我们呼吁美国不要采取不利于另一方的行动。

虽然眼前这一问题十分紧迫，但它也不能完全脱离巴勒斯坦问题这一更为广泛的政治问题。被占领地区最近的事件充份地说明，以色列20年的占领并没有能够削弱强大的民族主义力量。该局势对那里的整个地区可能造成严重的后果。该局势要求立即开始一个谈判进程，抓住实际上可能是和平解决这场长期的阿以冲突的最后一次机会。

解决该争端的条件是人所众知，大家都理解的，在此不必重复。然而，我们必须十分强调，第一步首先必须是面对事实。事实是，只有公正、全面的解决中东问题才能给该地区带来持久和平。事实是，对巴勒斯坦人和国际社会的绝大多

数来说，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是巴勒斯坦人民唯一、合法的代表。事实是，如果没有他们的充分、平等的参加，任何有意义的谈判进程都是不可能的。

这些就是现实，制造障碍，如企图关闭纽约的巴解观察团也不能改变这些现实。我国代表团希望，我们能够尽早解决这一事件，以便该代表团象过去 13 年一样继续工作，以便我们能够严肃地坐下来处理争取巴勒斯坦问题解决的事务，使那个遭受无数冲突和动荡，死亡与破坏的地区能够恢复和平。

比尔林先生（丹麦）：我荣幸地代表北欧五个国家：芬兰、冰岛、挪威、瑞典和我国丹麦发言。

北欧国家一贯希望，在大会第 42/210B 号决议通过之后，有关巴勒斯坦解放组织驻联合国观察员代表团存在的问题能够严格按照《联合国总部协定》加以解决。

这段时间来的事态发展表明——特别是象秘书长的报告（A/42/915 和 Add. I）所体现的那样——这样的解决办法仍然没有找到。

北欧国家完全同意秘书长和美国国务卿舒尔茨对这个问题所表明看法，也就是美国作为东道国根据《联合国总部协定》有义务允许巴解组织保留其驻联合国的观察员代表团。

北欧国家依然希望，这个问题能够以令人满意的方式解决。我们认为，在目前的情况下，应当根据秘书长的建议，按照《总部协定》第 21 节的规定，把这个问题提交仲裁法庭。

穆明先生（科摩罗）：1947 年 6 月 26 日东道国美国和联合国之间签署的《总部协定》非常明确的规定东道国的义务。因此，眼下讨论的这个问题完全是一个法律问题。前面发言的人已经非常有力地提出了有关的法律依据，我这里就不想多谈了。

科摩罗伊斯兰联邦共和国感到非常不安的是，东道国认为它可以安然地作出单方面的决定，违背国际法律义务，并拒绝使用协定中第 21 节所规定的仲裁条款，

这一节规定在出现争端的情况下要采取这种仲裁办法。 美国国会通过一项关闭巴勒斯坦解放组织驻联合国观察员代表团办事处的法律，公然违反美国自愿同联合国达成的协定。

东道国不能以其宪法中内在的矛盾来废除它的国际法律义务。 美国行政当局签署了一项有约束力的国际协定，而且立法机构已经批准了这项协定。 因此，当立法机关通过违背国际义务条约的法律的时候，行政当局有义务要求立法机关遵守国际协定。

我国代表团认为美国政府应当对任何违反其国际义务的行动负责任。 在依然可能的时候，大家都有义务寻求废除作为这次辩论原因的那项立法。 在所有文明的社会里，经过正式批准的一项国际条约或协定总是凌驾国内立法之上的。 美国作为文明社会的一个受尊重的成员，我们呼吁美国政府遵守其法律义务，寻求废除 1988 和 1989 财政年度对外关系授权法中有关禁止巴解组织常驻观察员代表团的那一部分条款。 否则，美国政府就应当立即接受秘书长的意见，即联合国和美国之间在解释和实施《总部协定》方面存在着争端。 东道国政府有义务保留巴解组织观察员代表团自 1974 年以来就一直享有的目前这种安排，这种义务不应当取决于美国国会或司法部门任意作出的决定。

我国代表团支持这样的看法，即大会应当要求国际法院根据《法院规约》的第 65 条就《总部协定》第 21 节的适用性作出咨询性意见。

莫亚—帕伦西亚先生（墨西哥）：墨西哥代表团参加这一次辩论，为的是促进和平与有秩序地解决联合国和美利坚合众国在法律解释《总部协定》时所存在的争端，这项争端的产生是由于美国国内通过了一项新的立法。

一项公正的解决办法不仅能够确定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常驻观察员代表团的权利，而且也能够确定《协定》的范围并成为一个重要的先例。 而不公正的解决办法不仅会损害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权利，而且还会引起其他观察员和代表团的持续的关注。

在创立联合国的时候，我们这些创始国清楚地表明我们希望看到一个新的组织能够在普遍性原则的基础上进行活动，而且尽可能让更多的国家参加这个组织的活动，并寻求它的目标。

正是由于这项普遍性原则，我们才形成了已经援用多次的惯例，也就大会和其他机构邀请许多非会员国家、国际组织、非政府组织、民族解放运动、社团、其他机构甚至个人作为观察员参加联合国的工作。发出这种邀请，是为了使联合国能够了解到观察员的意见和看法，让他们有机会行使自己的权利，并且让大会能够获得更多的文件、意见和协助。

我们要强调，这种邀请观察员参加的作法的根本基础一方面是基本人权——即言论的权利和被听取的权利，另一方面是《宪章》中规定的宗旨，即联合国的作用并不只限于仅仅维护会员国之间的和平与合作，而且也在于维护整个国际社会内的和平与合作。

1974年，大会邀请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作为观察员参加工作，东道国也对巴解在纽约建立自己的存在表示同意，并承认其观察员代表团的地位。这一地位带来了一系列合乎逻辑和合法的后果。就我们的辩论而言，这些后果包括维持办事处和通讯联络设施的权利，其代表自由进出东道国管辖的领土。

东道国1987年12月22日制订了一项法律；如果这项法律得到广泛的解释和应用，那么它将削减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维持一个常驻观察员代表团的权利，其后果将阻碍巴解组织参与联合国各机构的活动，或使其根本不可能参与这些活动；这些机构全年都开展活动。

条约一方所提出的对所谓安全或国家利益、或其他任何方面的政治考虑不能使它免于遵守一项协定的要求，那怕这些要求限制了它的权利或判断。除此之外，《维也纳条约法公约》和《维也纳国家与国际组织之间条约法公约》规定，缔约各方不得援引国内立法的规定作为不履行一项条约的根据。

另一方面，我们看到，秘书长和与东道国关系委员会的报告反映了美国国务卿的观点，即如果新的立法付诸实施，那么这将“违反我们根据《联合国总部协定》所承担国际法律义务”。

就其他国际组织的《总部协定》而言，《联合国总部协定》第21节规定了应予适用的具有约束力的解决争端程序。我国代表团认为秘书长所援引的诉诸仲裁的作法是解决双方之间争端的适当途径。秘书长已经任命著名的卓越法学家艾德华多·希门尼斯·德阿雷查加为代表联合国的仲裁者。今天，我们敦促东道国遵守这一具有约束力的程序，将这一争端提交给规定的法律程序。

除此之外，我国代表团认为，在取得明确的解决之前，根据《总部协定》第21节中规定的程序，双方有义务避免采取任何不利于公平和有序解决争端的行动。

寻求国际法院咨询意见的作法也将有助于从技术上解决这一问题和适当地解释《总部协定》。最后，请允许我表示，我国代表团对这一问题可能产生的后果深感不安；这一问题是在联合国内正进行行政改革的过程中产生的。如果本组织的功能进一步受到阻碍，那么这将不可避免地打击改革进程。但尽管这样，这次辩论还是给人们带来了一点微弱的鼓舞，因为在这所表达的观点和意见都是调解性的，基本上都是法律方面的。人们已经呼吁将国际法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呼吁会员国采取合情合理的行动，充分尊重双边和多边的义务。

我们在这次辩论中援引了一些原则，这些原则帮助制订了国际秩序，使得联合国得以诞生；这些原则就是普遍性和各国在法律上一律平等、和平解决争端、尊重人权和其他权利等。我们宁愿这样做而不愿喋喋不休地谈论为了霸权和统治目的而错误地使用武力，也不愿论及目前国际社会日益无视国际法而引起的严重后果。

让我们充分利用这一令人遗憾的争端，使我们的活动重新纳入法律、共处和发展我们机构的原则的轨道，以表现出我们之间具有能够维护多边主义和加强国际社会的真正政治意愿。

博格·奥利佛先生(马耳他):我们今天在此开会不是为了审议如何发起一个迫切需要的谈判进程、以公正和全面地解决中东冲突以及这一冲突的根源巴勒斯坦问题,这确实令人感到遗憾。相反,联合国会员国之所以在这次复会上开会,是因为东道国通过的一项立法显然违反了它根据1947年联合国和美利坚合众国达成的《总部协定》所承担的义务。这是一个不应该产生的问题,会员国几乎一致希望能够令人满意地解决这一问题,尽快地将它搁在一边。尽管秘书长在立法进程的初期就发出了呼吁,尽管美国国务卿明确和坚定地表示,美国有义务允许巴解组织观察团人员进入和留住在美国,以便履行他们在联合国总部的公务,美国国会还是通过了这项有关纽约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常驻观察员代表团办事处的立法。美国国务院高级官员在联合国内、在东道国关系委员会内、在大会第六委员会内、以及在美国政府各个部门内部进行审议的过程中都多次重申了美国国务卿所表达的上述立场。

这项立法由美国总统1987年12月22日签署成为法律,将于1988年3月21日生效。联合国秘书长和法律顾问进行了一切努力,向美国政府表达了联合国关于这项立法的立场,人们也发出了各种各样的呼吁,呼吁在这一不幸的事态中以理智行事,但没有取得成功。

会员国几乎一致认为,适用这项不明智和不必要的立法将违反对东道国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条约义务。大会去年12月通过的第42/210 B号决议明确地证明了这一点。多达145个会员国投票赞成大会这些决议,表示支持这一立场。

对联合国及其作为个别和集体的会员国来说,严格遵守《总部协定》是极其重要的。东道国通过的立法不仅关系到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它还直接影响到整个联合国,因为它严重妨碍联合国履行根据《宪章》和《总部协定》所规定的功能和职责。东道国必须允许有关组织的所有正式参加者和被邀请者自由和不受阻挠地进入该国,这是一条反映在所有多边国际政府组织宪章和所有有关的东道国协定中的基本的多边主义原则。绝不能允许东道国国内的考虑和利益削弱这条最基本的原

则。 否则，多边主义概念将受到十分严重的威胁。 由于加入象联合国这样的国际组织而产生的尊重这些凌驾一切的义务的职责适用于每一个联合国会员国，尤其适用于联合国实际开展工作的所在地——东道国。

1974年，大会按照第二十九届会议通过的第3237(XXIX)号决议邀请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作为巴勒斯坦人民唯一合法的代表参加大会的历届会议和工作以及由大会主持下召开的所有会议。 因此，巴解组织在联合国享有常驻观察员的地位，并作为联合国正式邀请的客人，符合1947年6月26日《总部协定》中第11、第12、和第13节的规定。 13年来根据东道国当局和联合国之间的相互协定不间断地采取的做法确认，巴解组织不受阻挠地进入联合国，并维持办事处和设施，以使其得以执行在联合国的公务。

秘书长在报告中向我们通报了他为确保根据《总部协定》为巴解组织所作的有效的安排将得到维持所作的一切努力。 我们高度赞赏秘书长和他的同事们所作的努力，我们完全支持他们的行动。 不幸的是，东道国当局没有作出任何这样的保证，同时，上述立法生效的限期正在接近。

在这种情况下，秘书长恰当地援引了《总部协定》中第21节的规定，其中规定了解决在解释和实施《总部协定》中可能出现的争端的办法。 明确规定的这项办法正好适用于目前存在的局势，因为谈判未能提出解决方法，这项办法要求协定双方把它们之间可能存在的任何分歧提交一个专门仲裁小组作最后和具有约束力的裁决。 这个解决争端的程序不能因为一方拒绝正式承认争端的存在而受到阻挠。 如果一方认为，某种行动将侵犯其根据协定所享有的权利，而且谈判又未能解决问题，那么，在协定的条款范围内显然存在着争端，缔约方面的任何一方都可以适当地援引解决争端的程序。 我国代表团强烈呼吁东道国考虑一切可能的选择，从而可能避免发生进一步的不必要的纠纷。

如果这种做法不能取得预期的结果，我们更加强烈地呼吁东道国当局为通过《总部协定》所规定的解决争端程序解决这个问题提供便利。

由于3月21日这个限期越来越近，在东道国当局没有立即表明其意图的情况下，大会征求国际法院的咨询意见，使它可能澄清法律问题并指出采取什么补救办法以使联合国得以维持其根据1947年《总部协定》享有的权利，这是必要的和完全恰当的。

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是将于1988年3月21日生效的这条立法的对象。巴解组织是巴勒斯坦人民的唯一合法代表。它代表了巴勒斯坦人民的正当愿望，它是联合国议程上最重要的问题之一的主要一方。它有权利并必须被允许继续执行它在联合国的重要公务。

目前在加沙地带和西岸发生的事件使整个国际社会相信公正和全面地解决中东冲突的必要性和紧迫性，这将使巴勒斯坦人民在自己的土地上自由地生活，掌握自己的命运。没有包括以其推选的代表为代表的巴勒斯坦人民在内的所有直接有关方面的参加，任何解决都是不可能的。那些仍然拒绝接受这一现实的人正在拖延寻求中东冲突包括巴勒斯坦问题的解决方面的进展。

主席：根据1976年12月20日大会第31/132号决议，我现在请西南非洲人民组织（西南非民组）观察员发言。

安吉拉先生（西南非洲人民组织）：我对代表西南非洲人民组织参加大会对十分重要的问题的审议感到荣幸。请允许我感谢主席、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弗洛林先生和秘书长召开这次续会。这次辩论是在被压迫、一无所有、战斗中的巴勒斯坦人民的历史以及联合国的历史的十分关键的时刻进行的。

在美利坚合众国加紧攻击联合国尤其是《联合国宪章》的时候，以色列当局发动了大规模残酷屠杀手无寸铁的巴勒斯坦人的运动，这难道是一种巧合吗？我们认为这不是一种巧合。这是美国和以色列这两个盟国配合默契的战略。在被占巴勒斯坦领土、加沙和西岸的大规模屠杀是在美国作出关闭华盛顿巴勒斯坦新闻办事处和巴解组织驻联合国观察员代表团的决定之后进行的，这项决定本身是由华盛顿亲以色列游说活动集团特地安排的。

在这一方面，国际社会不仅面临着华盛顿和特拉维夫压制巴勒斯坦人民的合法声音的企图，而且面临着通过大规模屠杀和饥饿消灭整个巴勒斯坦民族的企图。

我们谴责美国政府违反国际《总部协定》的非法和单方面的决定。如果允许这种无理的、单方面的废除国际条约的行为得逞，将对国际关系造成危险的影响。这种非法行动威胁着对各国人民的基本权利、多边主义和《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的维护。如果各国被允许仅仅按照其好恶来决定允许或阻止那些国家或组织进入其领土以便参加国际会议，这将招致国际法治的结束，并将恢复“强权即公理”的法律。

巴解组织常驻联合国观察员代表团是应联合国的邀请并根据《总部协定》和联合国随后通过的决议和决定来到美国的。当美国签署了《总部协定》的时候，它就接受了这个邀请的职权范围。因此，美国政府的行动不仅仅是针对巴解组织的，而且是针对联合国所代表的原则。

事实上，我们认为美国已对这一国际组织失去了信心；它把联合国当作一份菜单，只遵守那些它认为保护它的利益的决议，而违反那些保护普遍利益的决议。美国关于关闭巴解组织观察员代表团的决定以及许多其他单方面的行动是我们大家都十分关心的事情。

联合国是执行下列目标的最合适的国际论坛：维护和平与安全，和平解决争端和危机；保护并实现仍然处在殖民统治和外国占领下的人民的自决和独立的权利；在各国主权平等的基础上加强各领域中的国际合作；加强和平共处；努力实现全面裁军。因此，任何企图将联合国变成为某一个国家的利益服务的附属机构的行为都对所有国家的利益构成严重威胁，必须以各种方式加以抵制。美国关于关闭巴解组织常驻联合国观察员代表团的决定将破坏联合国的形象，并成为严重的挫折，尤其是对巴勒斯坦和其他受压迫的人民而言。它必定会使中东的危机更加严重，正如目前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人民所犯下的暴行表明的那样。

美国政府的行为鼓励了以色列在被占领的加沙和西岸地区的行为。正如《巴勒斯坦展望报》所指出的那样，

“以色列的犯罪是清楚的，因为它把手指放在板机上。不太清楚的是，但却并不是不太真实的是，那些为以色列的镇压创造了适宜的环境的人所犯的罪，那些对以色列所生存的神话式的结构作出了贡献的人所犯的罪。他们包括那些将巴勒斯坦人对不公正的抵抗与恐怖主义等同起来的人，那些将以色列的贪婪和暴力行为描绘为自卫的人，那些将犹太复国主义的种族隔离描绘成民主的人，那些将以色列的信天翁称为战略财产的人，以及那些通过提供武器、金钱、外交保护以及制造假情报来帮助以色列的人；这就是那个使以色列能够野蛮的生存下去，感到一切都会被理解被原谅的那个神话般的结构”。

我们作为西南非民组领导下的纳米比亚被压迫但却在进行战斗的人民深深的理解并同情巴勒斯坦人民的困境，因为我们在过去长达104年的时间里一直受到奴役。此外我们今天的压迫者，种族隔离的南非——它的领导人一直是残酷的杀害了几百万人，特别是犹太人的阿道夫·希特勒的忠实的追随者——已经与以色列政权组成了一个政治、经济、军事和战略联盟。这一联盟蔑视人类所具有的同情心。当以色列神通广大的情报部门以及它的前线组织不遗余力、财力和精力追踪纳粹勾结者的踪迹的时候，以色列领导人却在设宴招待福斯特和博塔这两个著名的希特勒分子，这两个人曾拼命抵制反希特勒联盟。

此外，犹太复国主义以色列在建立南非空军和海军方面继续起着关键作用。例如，据1987年11月16日的《费城问询报》报导，南非军用飞机使用了以色列电子反导弹系统，以色列帮助南非将一架波音飞机改装成空中电子战争中心，指导对安哥拉进行的空袭。《以色列外交事务》在引用《星期日电讯》时说，南非对以色列军事支援的报达是，向它提供G-5型155毫米榴弹炮以及能够发射核弹头的大炮。

难怪以色列采取了南非开枪杀害示威者的办法——他们称之为暴乱控制方法。在纳米比亚，民族抵抗已达到了一个较高级的阶段，在这个阶段上，武装斗争已达到了半常规的水平。在这一方面，种族主义军队在纳米比亚人民解放军手中遭到

惨败的情况下，不但不进行谈判，反而决定在必将到来的垮台之前减少纳米比亚的人口。 1988年2月20日南非特务在奥沙卡地的第一国民银行——以前称为巴克莱银行——制造了一次爆炸事件，在这次事件中有23名纳米比亚人被残酷地炸死，90多人在爆炸中受了重伤，这一事件表明敌人已变得多么绝望。福音路德教的杜梅尼主教——他在过去两个月中就失去了两名家庭成员，他们死于种族主义夺权者制造的事件——是这样谈到目前纳米比亚镇压的形势的：

“残酷的杀害和毒打人民，将人民关进监狱，破坏财产，电击折磨，公路上的爆炸事件以及其他残酷的镇压性措施已是使形势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危险。 人们在去教堂的路上被逮捕，一些人遭到毒打，因为南非的防御部队企图从当地人民中得到关于西南非民组游击队的情报”。

我们诚挚的希望看到我们的人民所遭到的这一可怕的痛苦能够结束。 我们对过去28年西南非民组存在的政策一直是要寻找一个通过谈判解决纳米比亚问题的办法。 但是，比勒陀利亚的种族主义少数人政权一直坚持拒绝让我们的人民自由生活。 在目前的情况下我们还能作些什么呢我们别无其他选择，只能牺牲我们最热爱的东西，以便有一天我们的孩子们能够自由的生活。 在为奥沙卡地爆炸事件中遇难的人举行大规模葬礼的时候，萨姆·努乔马主席同志在他给纳米比亚全国人民的唁电中说，

“不要让这么多的爱国者的悲惨死亡耗尽我们的忍耐力和我们抵抗非法占领我国的决心。 不要让我们的眼泪模糊我们的眼睛，使我们不能够实现解放祖国的既定目标。 我们必须坚持对殖民主义的抵抗”。

最后，我要向勇敢和英勇的巴勒斯坦兄弟姐妹表示支持并致以我们革命的敬礼。 巴勒斯坦兄弟姐妹在巴解组织的领导下正以坚定的意志向犹太复国主义的子弹挑战，争取自己不可剥夺的权利。 同时，我们要感谢进步的人类对巴解组织和其他解放运动所表示的支持，尽管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进行了坚决的反对，他们企图重新把世界变成他们的殖民地。

斗争在继续：胜利必然无疑。

下午7点10分散会。